

84

目 要

西漢思想概要

劉澤民

化學戰爭

石 華

由杜威與波特的教育哲學談到我們教學的方法

曹漢奇

一個誠實的人(劇)

羽

南開大學週刊

敬贈 請交換

南開大學出版社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發行
天津大公報館承印

目錄

第八十四期（十九，四，二十九。）

西漢思想概要（未完）

劉澤民

化學戰爭

石華

由杜威與波特的教育哲學談到我們的教學方法

曹漢奇

南征日記節錄

范士奎

一個誠實的人（獨幕劇）

羽

同學的死（小說）

擒

有聊

純修

林語

給南國的紫蘭

霏霏

小建議

東范

校聞



西漢思想概要

劉澤民

中國的思想，進到戰國時代，大放光明，輝煌燦爛。

和古代的希臘，真可以東西比美，但希臘的學術，借著亞歷山大的兵力，傳播遠方，更加發揮光大。中國的學術，自從經過秦代的一次焚書，就一蹶不振。這雖然是直接受了政治的影響，但學術界的本身，却也很有關係。希臘當各學派都放過燦爛之花以後，有一個系統哲學時期，出了幾個大人物，下一番算總帳的功夫。立下學術的定義，立下學術的系統，指示給後學一個研究學術的門路。天才高的人，固然可以繼續前人的成績，更作登峰造極的工夫，就是天才稍微差一點的人，也能走進學術之門，有所發明。中國東周時代的學術界，缺乏這種人物，設有德謨克利泰 (Democritus) 沒有柏拉圖 (Plato) 也沒有亞利士多德 (Aristotle) 雖然各派都有精奇玄妙的思想，但不能創出系

統來，所以都是自由發展，自由散失，終不免有人亡道息
的危險。

我們中國，自從戰國以後，各地的交通漸繁，風氣漸漸有統一傾向，所以需要一種統一的思想，引導社會這時候既沒有像亞利士多德那樣的大人物出現。思想界自然的隨著政治和社會走下去。到了秦漢之間，很可以明白看出
的有兩種傾向。

(1) 由玄妙的進為實用的 中國北方大平原的地勢，物產雖不十分缺乏，却也不豐富。人民非用筋力，不能得到充足的衣食，所以養成勤苦耐勞注重實用的民族性。我們知道，無論怎樣玄妙的思想，傳之既久，終不免群衆化。在中國的歷史上看去，統一的政體是常，分裂的政體是變。所以適應統一的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中是很佔勢力的

。戰國時代的文化，是各地分化的，因為當時社會上有急劇的變動，所以新思想不期而生，到了社會漸漸平穩之後，那些新思想對於環境的適合性是過去了。不能走在實用路上的，便都消滅了。（如墨家名家之類）能走到實用路上去的，自然是羣衆化了。（如道家儒家之類）

（2）由理智的變爲迷信的 宇宙的問題，用理智來解釋便是哲學，用迷信來解釋，便是宗教。中國的學術，進到戰國，早已脫離神話時代。所以當時各學派，除了墨家以外，都是絲毫不帶迷信的色彩。後來各種學派漸漸的歸到實用路上去了。對於人以外的問題，不大談起而一般人，對於宇宙間的疑問，仍有解決的必要，所以迷信思想，乘機而起。當戰國時代，認天爲如有意志，是民間普遍的現象，可以稱爲民間的宗教。但各地方舉行宗教的儀式，因環境而有不同。到後來交通便利，交涉日繁，這些不同的宗教儀勢，漸漸有結成一起的趨勢。如周秦的汎地立祠，用牛馬祭祀，齊的祀天地日月陰陽四時，燕齊間的神仙派和南方各地（吳楚越）的神話。都經過漢儒聚在一起，詳爲解釋，又拿來解經，於是民間的低級思想，

便公然侵入知識階級了。

在這時期，惟一解釋宇宙的學術，便是五行學說。這種學說，來源很早，最初見於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又如周書洪範箕子給武王釋九疇道：

初一日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在當時不過把各種事物粗率的分成五類罷了，所以又稱爲五材。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

杜預注道：

金木水火土也。

到了戰國時代，五行變化的說法發生，五行的意義越廣，附會的方面越多，所以用處也就越大。列一簡單的圖如下：



這種思想，漸漸流行，差不多各家都受其影響，所以對於這種問題，都有所討論。例如墨子經下載：

五行毋常勝，說在宜。

經說下解釋道：

五合水土火，水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

這段文字雖然因為文中字句的殘缺，不可全懂，但也可以看出墨家是反對當時五行生克的學說而發。大概的意思是：五行的生克，是沒有一定的，全要看分量的適宜。水固然是克火的，但火多水少，也不免為火所克。火所以能克金，全在火多金少，若是金多火少，一定要把火押滅，這

反是金克火了。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五行的學說，在當時已經侵入墨家研究的範圍，後來神仙家附會墨子，有墨子枕中五行記要，五行變化墨子部書，大概不是無因而發。

當時的儒家，也很受這種學說的影響。我們看荀子非十二子批評子思孟軻就可以知道：

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倡之，孟軻和之。

我們再詳細研究當時的所謂陰陽家大師騶衍，覺得他不過是儒家的一派，他提倡仁義之說。和旁的儒家，沒有什麼兩樣。但是他拿陰陽五行的學說來作說人主的工具。很動人聽聞，所以當時的人便以陰陽家呼之了。史記孟荀傳說騶衍道：

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鹽鐵論論儒道：

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

自從鄒衍離開儒家，專以陰陽五行學說顯名以後，這種思想，就成一派獨立的學說。到了漢代，就成了學術思想的

中心，各種事物，沒有不拿五行來附會的。例如官名，以木代司農，火代司馬，金代司徒，水代司寇。至於土，却沒處安插了，不得不以君之官稱他。又如五德五帝，都拿五行來代替。至於四時四方，似乎和五行不相干了，然而他們偏能用土行四季土居中央的說法來附會。我們看董子春秋的五行相生五行相克兩篇，把各官名都附會到五行上，把相生相克的道理，可算發揮到盡致，極其穿鑿之能事。從此儒家的經典，宇宙的問題，人事的變化，沒一樣的不拿五行來解釋了。

我們講這時期的學術，為便利起見，案照各時代風尚不同，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高帝至景帝(206B.C.—141B.C.)六十六年

武帝至宣帝(140B.C.—49B.C.)九十二年

元帝至王帝(48B.C.—23A.D.)七十二年

第一時期

漢高祖本是一個無賴出身，所以他組織的朝廷，也不過是一羣無賴盤據的會所，自然不懂的提倡學術。文景二帝雖然比較文雅一點，並且喜歡黃老，但也不過個人的嗜

好，並沒有積極的提倡。所以這時期的學術，在民間是由變化的。這時期正當大亂之後，人心思治，只要不干涉人民，便可以相安無事。所以一個刀筆出身的蕭何，一個行伍起家的曹參，都可稱為一代的良相，就是因為採取不涉主義。道家的思想，在這時代自然是頗受歡迎的。但這時期道家的精神，又和原來不同，已經是羣衆化的了。如漢書儒林傳載：

韓固生(儒家)與黃生爭論於上(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適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看「冠雖敝，必加於首，」的話，可以知道道家正名分的

態度比儒家還要堅決。所以知道此時的道家已不是戰國時代的道家了。

在這時期，淮南王劉安很提倡道家的學術。朝廷的文帝景帝，雖然也喜歡道家，但他們並不積極提倡，所以這時道家的中心不在朝廷而在淮南。我們先看淮南王劉安是怎樣的一個人，漢書四十四載：

淮南王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

現在所傳只有內書二十一篇，名爲鴻烈。據高誘說：

淮南王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流，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

我們知道老莊講學，本是離開人事的，到了東周末年，漸漸降到地上，歸到實用的路上去。自然就變成折衷派了。所以淮南講學，很顯出折衷的色彩。

(1) 無爲的折衷 戰國時的道家，本是主張任物自然不加干涉的。淮南子對於無爲的解釋，便和他們不同。他以爲無爲和干涉不但不相防礙，而且是互相輔助的。修務訓說：

夫地勢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知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慾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

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若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輻，山之用翼，夏瀆而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

到此把老莊無爲的主張，完全講到實用路上去了。

(2) 道的折衷 老莊講道，本是拿來解釋萬物自然之理，萬物所以成的原因。淮南子也是這種主張，但他同時又

想將道用在人事，人間訓說：

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整，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這是說一切人為法則都從此產出，於是老莊的道，完全降到人間，一切玄妙的思想，完全不見了。

這種思想，很像西洋希臘的羅馬時期的折衷派 (Eclecticism) 當時朝廷若是加意提倡，未嘗不可以適合那個大帝國的需要。只可惜到武帝時代，淮南王謀反被誅，他手下的學者，也都遭殺戮。這派思想，遂歸中斷，遂被那迷信的儒家思想取而代之了。

至於當時的儒家，在野的如申培伏勝之流，口授先代的典籍，對於書籍的保存，是很有關係的。對於思想方面，却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在朝的如叔孫通賈誼張蒼之輩，不過記得了一點先代的禮節，僅得了一點五行的學說，就想要在朝廷有所改革，對於思想界也沒有發生什麼影響。

(未完)

國 聞 週 報

第七卷 第五十期出版

插圖 全國運動會寫真多幅

第四屆全國運動大會(下)……記者

蘇維埃聯邦之實相(上)……讀秋樓主人譯

倫敦五國海軍會議紀事……歷樵

中國逐漸采行金本位幣制法草案……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芸生北化

國內一週大日記……記者

靜嘉堂文庫觀書記……傅增湘

采風錄……國風社選

凌霄一士隨筆……

論評選輯 天津大公報上海時事新報等社

評七篇

附錄 民法第三編 物權

小說 愛的收穫……隨樹森

時人彙誌



化 學 戰 爭

石 華

化學是建設的科學，也是破壞的科學，在工業上，農業上，醫學上，以及其他增進人類幸福，滿足人類欲望的事業上，我們看到許多化學底奇蹟，我們幾乎想，現在的世界是化學家布置成功的，現代文明底纖維是化學家織成的。但我們試再回首一想，想到一九一四底大戰，想到里姆 Remis 教堂底被毀，羅文大學底灰燼，這文化表徵底破壞，我們感覺我們的整個文化組織是在搖動着，跼危着。

「解鈴人還是繫鈴人」，化學是幫助建設的，也是幫助破壞的。

但過去的人類經驗告訴我們，禁止參戰者利用有效的器械，幾乎是毫無效果的事；所以利用化學知識作戰，無論牠的結果怎樣慘酷，怎樣破壞，在更有效的作戰方法未

會發明以前，是不會因任何人為的障礙而中止運用的。假使在我們前面的，不是「以禮讓為干櫓」的時代，那末化學戰爭底各面，現在正有瞭解的必要和認識的價值。

在入本文以前，我們最好一究「化學戰爭」這名詞底含義。現代的戰爭是大規模的化學底應用，這是誰都感覺得到的；例如。藥底製造和利用，始終應用化學；再若軍械底製造，材料底處置，甚至傷害底補救，也莫不含有化學的原理。但在軍事學上，「化學戰爭」這名詞屏去所有的這幾方面；牠的意義祇是化學物質戰略的利用：將這些化學物質，射擊在敵人身上，產生危害，生出困難，或藉縱火，遮蔽的效應，減少敵人底戰鬥力。這就是化學戰爭底原則。這種戰爭底普通名詞是「毒氣戰爭」(Poison Gas

舊從日譯作毒瓦斯或毒加斯；現為比較的確切明瞭譯作毒氣）但這實在是錯誤的，因為許多採用的化學物質不是具有毒性的，並且在應用時，有些並不在氣體狀態。

本文底目的是給化學戰爭底各面，作一個簡單的概述。消釋一般人對化學戰爭常有的誤解，並對牠的將來作一個實際的預測。所以本文範圍包括牠的歷史，限制，將來，和其他主要之點，

一、化學戰爭底歷史

一九一五年四月，德人在第二次伊伯之戰 (Battle of Ypres) 裏，利用毒氣作戰，給戰爭史上劃了一個新時期。

許多人以爲這種利用毒氣的戰爭，是原始於德人的；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當時坎地德季刊 (Candied Quarterly Review) 一文字裏，曾評論到這件關鍵的事：「他們所能自負的，祇是這種利器底不人道的採用。這些利器以前發明於英國，英國早已棄之如遺了，以爲雖然是對待敵人，這種方法還是比較太可怕一點，不應採用的」。但毒氣底應用，還不始於英國；牠的根源遠至紀元以前。

歷史上記：利用毒氣克敵的戰事，最早的似乎是紀元

前第五世紀（紀元前四三一至四〇四）中的雅典與斯巴達間的戰爭。當 Plataea 和 Bellum 兩城被圍的時候，斯巴達人用柏脂和硫磺攪和了木料，在城牆下燒燃，希望將守城人窒息，進攻可以較易。以後約在紀元前三百六十年，愛尼斯 Aeneas 也敘述相似的火藥成分，包含着柏脂，硫磺，麻屑，香末，及樹脂等。這些火藥在盾上燃燒着，攻城者在這種遮蔽之下，進向固壘的城池。以後火箭又相繼發明，火箭在一個相當距離之外，可以射中敵方底木料建築，以致引起火來；這種火箭，以後漸次增大，甚至可以在飛石機上射出了！——這就是現代砲火底前驅。這些火箭底箭頭後裝置着有孔的管，包含樹脂，硫磺，和煤油等。抵禦這種火箭的方法，起初是土塊擲在發火的箭上，以後又將會浸在醋裏面的布代替土塊，保護的方法較以前便愈見進步，這是進攻武器與防禦武器競爭底開始，以至於演成了現在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相似的毒氣應用，在中世紀還屢有記載。這是化學戰爭底最初期。我們將看牠漸漸演進，以至撼動世界，使人類詛咒科學的大規模化學戰爭；牠的種子實在蘊育在這個時期，以後經過與日俱進的

化學底培養，方到了萌芽發長的時期！

化學繼續地進步，化學戰爭底方法自然也與之並進，於是一個最著名的化學攻擊利器——希臘火藥 Greek fire——約在公元後六六〇年為加利尼克 Kallinikos 發明了。(紀元後四〇〇年君士坦丁大帝時，和這化學成分相似的火藥也曾提到過。)希臘火藥在柏脂，樹脂，和煤油以外，還含着硫磺和石灰。牠的原理是這樣的：當牠被擲到水上的時候，石灰遇水，生出熱來，煤油和其他可燃物質以次被燃；輕的炭氫化合物 Hydrocarbons 例如本品 Benzene 等，脫離正在蒸發的煤油，和空氣作成一種爆發性的混合物，爆發時煙塵的濃霧四起；硫磺燃着後，生出二養化硫；二養化硫是一種氣體，有很高的窒息價值，使敵人不敢迫近。這樣燃着的火，很不易熄滅，因水潑上時，祇能使煤油分散，而火底傳播愈遠。以後放射希臘火藥的方法，還續有發明，如和救火機相似的唧水筒，便是一例。

前面所引刊第德季刊上的一段又字，所指的事實是這樣的：在一八五四年到一八五六年的 Crimean 戰爭裏，

英法兩國軍隊合攻 Crimea 南部的 Sebastopol 城，費時很久，流血很多；英國的海軍大將鄧多那 Lord Dundonald 提議利用毒氣攻城，他的計劃是用四五千噸的硫磺和兩千噸的焦炭製出二養化硫，乘着風勢攻擊。當時英國的戰事部 (British War Office) 拒絕採用這種不人道的戰略，雖然他們相信實行這計劃結果一定可得到成功。一八二二年在美國的內戰裏，化學戰爭也曾一度發生，却爾司登 (Charleston) 被圍攻時，在護牆上燃燒着飽和了硫磺和松脂的木材；一八六三年，北軍將裝了希臘火藥的炸彈擲入城中，惹起同盟軍底抗議。

一八九九年，歐洲和亞洲的幾個重要國家，在海牙會議 Hague Convention 上，同意避免目的專在散播窒息或傷害性氣體的射擊物底應用。這可以表現近代軍人，對於毒氣應用於戰事的艱難不安，想藉着相互的約定減少戰爭底慘酷了。

但戰爭終是戰爭，牠是沒有法律可以制裁的。假使任何有力的法律，可以禁止作惡戰器底利用，那進一步戰爭也未嘗不可滅絕了。事實上，戰爭唯一的定律就是「我們

需要敵方力量底最大破壞。在這戰爭定律之前，所有人道和正義底顧慮全要低首承認他的威權！我們這種信仰，可從一九一四底大戰，得到絕好的根據。

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就是海牙會議禁用毒氣公約簽定後的八年，協約國第一次在伊伯 (Ypres) 藉着毒氣，領略德意志底恐懼主義。當時戰爭已支持了一年之久，雙方爭持不下，等待着一個更有效的進攻方法解決這種僵局。幾十年來，德人向執化學科學底牛耳，早看出應用現代化學原理於戰事底可能；自然在這種相持不下的情形裏，他們將想到化學了。（雖然同時他們是海牙公約簽約國底一員。）所以在四月二十二日的下午，他們開始作第一次的毒氣攻擊，他們藉着風向，將○氣傳播到協約軍底戰線。對協約軍，這是一個最可怖的攻擊；從軍事的觀點，這是一個戰術底傑作。牠的結果是不可形容的，成千的人全入了昏迷或和死神掙扎的狀態。對於災禍底來源，大家全茫然不得解，當時目擊者有這樣的形容：

「在空氣中，我們從窒息的環境裏清醒了以後，我們覺察北面法軍陣線上，很嚴重的開火。明顯地，這是一個

熱烈的戰鬥。——我們急切地，用望遠鏡尋覓四野，希望得些這戰鬥進行的狀況。誰知我們所看到的，幾乎使我們的心停止運動！——人在戰場上，很野地很慌亂地來往奔走！

法蘭西軍潰了；一陣綠灰色的雲霧掃下來，降臨到他們，周行在荒野上轉成黃色，撕裂所有接觸的東西；樹木完全凋萎。——盡人類底勇氣，不敢面對這樣的災禍！——

但德人因初次採用毒氣還沒有感到他們戰術底完全成功。同時協約軍狂熱地尋求抵禦方法，在幾天以內協約軍已有初步的呼吸器設備，目前的危險，得以免除。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德人將氯化炭基質 Phosgene 填入毒氣，他們的攻擊便愈發猛烈；協約軍底面幕 (Mask) 同時也與日俱進，應付日趨危險的毒氣攻擊。在初期的毒氣攻擊以後相繼引用的有淚氣 Lachrymators 芥氣 Mustard 等，效率較前愈高，化學戰爭底規模，差不多達到極

(二) 化學物質底戰略價值及其分類
毒氣底應用，使戰爭發生許多複雜情形。例如呼吸器

底攜帶，增加軍隊底設備和訓練底分量不少；兵士穿戴了呼吸器，因視線，發聲等底干涉，和疲勞的增加，效率自然為之銳減；兵士常在被襲擊底危險中，小心翼翼地提防着，神經上感受許多緊張，至於毒氣底實際損害效力，那更不必說了。

在上次大戰中，因毒氣而發生的損害，在全部損害裏，所佔比率並不甚高。在戰爭底末年，英國的損害裏，百分之十六是由於毒氣，而在美國的損害中，亦祇為百分之三十三。但牠的戰略價值，不能僅以牠所產生的損害而定，在干涉行動和阻礙交通中，牠的價值是無可比擬的。利用一種不易流動的氣體，例如芥氣，可使敵方底位置很難保守；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 Bourlon 和 Armentieres 兩地，便有這種事項發生。在這幾方面，毒氣是現存武器底有力的輔佐。還有牠超越尋常武器的優點，就是牠能將槍彈砲彈所不能及的深處絕擊，一掃無餘。牠不必有標的，牠的破壞力量是普遍的。就這一點而論，牠的效用，已非尋常武器所能及了！

戰爭中所用化學物質，依據牠們的戰略，用途，可以

分作流動的 Non-persistent 與不流動的 Persistent 兩種。前者在射出後立刻發生效力；後者可持牠的效力至十分鐘之久。至於嚴格分類射標準有二：(一)應用底目的，(二)產生的生理效應。

依據第一標準，我們有以下的分類：

(一)損害劑 Casualty agent 損害劑底目的，在於使敵方遭遇嚴重的傷害或死亡。

(二)困難劑 Harassing agent 這類物質底效力，在很低的濃度，便可表見。目的在於強迫敵人穿戴面幕，而在行動上感受干涉。

(三)遮蔽劑 Screening agent 遮蔽劑底效用，是保護明顯的地位，減低敵人底效率，或造成屏障，掩護友軍底前進。

(四)發火劑 Incendiary agent 或破壞劑 Destructive agent 這類物質底目的，在於藉着發火或腐蝕的效應，毀壞敵軍底材料。

依據第二標準，我們的分類是：

(一)激肺劑 Lung irritants 例如氯氣，及氯化炭基

質等。這類氣體可給呼吸器官以強烈的刺激。

(二)出淚劑 Lachrymators 這類物質在很低的濃度便可使感受者失明。(但這效應是暫時的，氣體離去後，失明者仍可復原也。)

(三)麻痺劑 Paralyzants 例如普魯酸 Prussic acid 這類物質，在高濃度，對感受者的神經系統可發生嚴重的效應而致感受者於死亡。

(四)感官刺激劑 Irritants of Sensory organs 這類物質在很低的濃度，便可使耳目和呼吸孔道底部，感受強烈的痛楚。

(五)發疱劑 Vesicants 芥氣便是這類物質，牠可使皮膚，眼睛，及呼吸孔道，在感受幾小時後，發炎。芥氣在許多毒氣裏，有「毒氣之王」的徽號。這類物質應用之廣，便可想而知了！

歸納言之，第一類與第三類是致死劑，Lethal agent。第二類與第四類底效用祇是令敵人暫時失却戰鬥力，而達到作戰底目的。

關於毒氣的分類，在大英百科全書上，有一個簡明的

表，附着牠們的沸點，濃度等，現在把牠抄譯在下面以便參閱：(後頁表格)

三、化學戰爭底限制與將來。

利用化學物質產生損害底可能，理論上，幾乎是無限的。例如：芥氣底毒性六十倍於氯化炭基質，吸入二十分之一克可以致死。準此而論，一噸的芥氣，可殺四千五百萬人；——大戰中所有交戰國的作戰人員，聚攏來還沒有此數。但在這次戰事裏在所用的芥氣約有一萬二千噸，產生的損害約有三十五萬，而在這些損害之中，致於死亡的只有百分之二·五。理論的可能，與實際的結果，相差如此之遠，自然有幾個原因：

(一)在戰場上不能得到足用的濃度 例如氯化炭基質，牠的最高濃度是一新空氣中，含二·〇五克，這可以從測量蒸氣壓力 Vapor Pressure 裏計算出來。在實際情形下，因許多理由，我們絕不能達到這個濃度。但一新空氣中，含〇·〇〇三克的氯化炭基質，已足為致死之劑；其他較低的濃度，也可致傷損而有餘。氯化炭基質仍可應用於戰場，自然就是因此了。

激肺劑

物質	化學公式	引用日期	沸點 (百度表)	在數秒內 因出淚或咳嗽 效力應使人失似 却能力之近似 濃度	呼吸過一 二分鐘後而 肺部以之受實 際傷損之近似 濃度	應用者 利西 英法德 B F G
Chlorine	Cl ₂	1915	-33.6	1:10,000	>1:10,000	BFG
Phosgene.....	COCl ₂	1915	+8	1:100,000	1:50,000	BFG
Trichloromethyl chloro- formate.....	Cl.COO.Cl ₃	1916	+128	1:200,000	1:50,000	FG
Chloropicrin	CCl ₂ NO ₂	1916	+112	1:200,000	1:50,000	BFG

出淚劑

Xylyl bromide	CH ₃ C ₆ H ₄ CH ₂ CH ₂ Be	1915	+218	1:2,000,000	1:50,000	G
Ethylisodacetate	CH ₃ ICOOCC ₂ H ₅	1915	+180	1:5,000,000		B

麻痺劑

Hydrocyanic acid.....	HCN	1916	+26.5	>1:2,000		BF
-----------------------	-----	------	-------	----------	--	----

感官刺激劑

Diphenylch lorarine.....	(C ₆ H ₅) ₂ AsCl	1917	+33	>1:10,000,000	1:50,000	G
Diphenylcyanarsine	(C ₆ H ₅) ₂ AsCN	1918	>+300	>1:10,000,000	1:50,000	G
Ethyl dichlorarsine.....	C ₂ H ₅ AsCl ₂	1918	+156	1:500,000	1:20,000	G

發煙劑

Dichlorethylsulfide (毒芥氣)	(CH ₂ ClCH ₂) ₂ S	1919	+217		1:100,000 感受六十分鐘	BFG
------------------------------	---	------	------	--	---------------------	-----

(二)放散的氣體不能及於敵人 例如在戰場上，風底速度若為每小時四哩，則每分鐘所行的距離為三百五十二呎，放散的氣體，在風力之下，一分鐘之末，已在三百五十二呎以外，大部分的氣體隨風奔逐，升向空中，高度常在一人以上，以致他的效果，究不免和一個耗發的子彈相同。

(三)因天氣情形而氣體浪費 許多化學物質，常與空氣中所含的水汽起水分解作用 Hydrolyzed 以致效力消失。所以，這類物質在很高的濕度下，效力比較不顯。還有其他具有高蒸氣壓力 Vapor Pressure 的氣體，在溫暖的天氣，過易蒸發；反之，具有低蒸氣壓力的氣體，在寒冷的天氣，蒸發過緩；兩者流動的速度或則太速，或則太慢，使牠們同樣地不適於作戰的目的。

(四)保護方法底完善 現在的毒氣幕，Gas mask 以戰場的情形而論，是一個絕妙的保護設計。附在上面的吸收劑，Absorbent 在一百萬分的空氣中，可將一千分的氣體，減至一分；在五分之四秒內，便可完成這件工作，這不能不算是毒氣底一個動敵了！

自然在毒氣攻擊下，一個萬全的保護，是不可能的；否則化學物質，在軍事上的價值，將止於疲憊敵人；而戰爭中的毒氣問題，亦將自告解決。但事實上，因化學武器日新月異的發展，絕不會有這樣事項發生；並且在戰場上，保護的設備，也有一定的限制；過此限制，這種設備將僅為牽掣，而沒有保護的價值。事實上，保護方法底效率，與軍隊底毒氣訓練成正比，缺乏這種訓練任何優良器械，亦將不能表現保護的功能。

化學戰爭底將來發展，是很耐人尋味的。普通對於化學戰器底發明，常有過甚的宣傳，事實上，牠的進步，絕不能如一般人所想像的一日千里。現在化學家所知道的有機化合物，約二十萬有奇，我們戰時所用的化學物質，便從這裏面挑選出來，要想發見一個毒性更大，更適用於戰爭的物品，成功底可有性，Probability 自然是極小，並且化合物底可能毒性，也有一定的限制。這個限制，現在或者已經達到，也未可知。此點或者也和一般人對化學戰爭所持的觀念相反。但我們現在達到的毒性，已可滿意，將來的發展似乎在下開的幾方面：

(一)將來新化學物質底應用，可以勝過現有的保護方法。

(二)將來新化學物質底放散，可以使敵人對牠的來臨，不能預先查覺。

(三)發見一種不流動的氣體，可以使牠在地域上，不妨害友軍。

(四)因技術底進步，氣體底驚襲價值，可以愈大。

(五)化學戰爭底運用範圍，將從海陸兩軍擴充到空軍

至於化學戰爭將繼續被人類採用，因為許多理由，是毫無疑問的。第一，藉法律底力量制裁戰時所用的武器，很不容易成功。這是我們歷史所表現的事實。至於禁止這種毒氣底製造，也是同樣地難能；這種禁止，不啻將全部的工業停滯，因為所有製造染料肥料的工廠，在戰時全可變作毒氣底來源。一個製造甘油 Glycerine 的廠所，在幾小時內，便可開始產綠氣！和平工業與兵工製造，關係這樣密切，真出乎般信仰法治的人的意想之外！想杜絕毒氣來源，恐不免要感到棘手了！

化學戰爭將被人類繼續採用的第二個理由，就是化學

戰爭在各式的戰爭裏是最人道的。這話或者有些出人意料，但實在是很明顯的。在上次的大戰裏，因毒氣而產生的損害，約計三十三萬，內中致於死亡的祇九千有奇。在全部損害中，約佔百分之二·九；其他戰時所用器械產生的死亡，在全部損害中，約佔百分之四十七。毒氣產生的損害量，比較任何其他器械產生的為大；而致於死亡的機會，比較任何其他器械為小。並且毒氣使對方感受痛苦，比較輕微，這也是化學戰爭比較人道的一點。

第三，化學戰爭是最經濟的，也是攻擊性最小的。利用毒氣的目的通常祇是禁止敵人侵入某一區域，而沒有傷害的企圖。這樣看來，當人類可以利用賤的，和平的方法，可以達到戰爭目的的時候，自然不能捨去化學戰爭而採取其他更不經濟，更殘忍的途徑了。

我們平常每易認化學戰爭為殘忍，這種觀念，恐怕是由於錯誤的傳說。例如我們常聽到，從飛機上擲下一打的炸彈來，可將整個的城市毀滅無餘。但我們試細心一想，將覺察這種傳說，是不願理論，輕視事實的。因為事實上，距離爆發在一百碼以外的人，祇須稍自留心，便可不被

波及。如果真要產生慘酷的結果，氣體底濃度，將要很高；那時所需要的，將不止一打的炸彈，而為許多噸的氣體。例如在一個五方英尺的面積，三十英尺的深度，八十噸如氯化炭基質的氣體，方可作成一個 1:10,000 的濃度。在這濃度裏，呼吸過一小時，可以致死。所以在一個城市中，大部分的居民，儘可以在隔絕的室內暫避，不久風便將牠減至不足為害的濃度，很容易將危險免除。

但將來可以有這類攻擊底發生嗎？我們相信，利用毒氣攻擊非參戰者，不易發生理由有三

(一) 利用毒氣，攻擊無保護設備的城市，將不免道義的責難，和即刻的還擊。

(二) 用致死劑 Lethal agents 攻擊非參戰者，將使攻擊參戰者的利器，浪費於無用的目的上。

(三) 在上次大戰中，參戰者雖沒有條約和人道勳機底束縛，但毒氣砲沒有用來攻擊非參戰者。

所以對那些責難化學戰爭的人，我們祇須臚陳這些事實。

四 預測

英國的著名作家韋爾斯(H. G. Wells)曾說過：「人類底歷史，祇是外力獲得底歷史。」人類獲得了外力，祇顯在各方面求表現，求利用。我們有了拿化學作基礎的工業，我們有了拿化學為援助的戰爭，都可以表現外力底應用是不擇方向的，而化學戰爭在歷史上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假使們並不承認這個過程現在已經休止，我們對牠的將來自然是充滿了好奇心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表明化學戰爭繼續存在底可能，我們現在再作進一步的預測。

在日本的科學雜誌，「科學與將來大戰」一文裏，關於化學戰爭有一段很有趣味的預測，現在把牠的譯文，錄在下面作本文底結束：

「我自己相信，將來的大戰一定在極穩靜之中，舉行那毒氣，和炸彈的互相鏖戰，戰爭底結果，祇有阿鼻地獄呼喚的悲聲，和那可怕的戰爭相終始而已。將來的戰爭，一定有一班青年學者，在實驗室裏，一面坐着，一面含着一根香烟，優遊整暇對於溪谷，山脈，艦隊，大都市等等之上撒布了「速死的傳染毒」，將該處的敵軍人畜，通通加以殺害。這種傳染毒豈止破壞肉體而已，她有一種難言的

恐怖，和苦悶的戰慄，就是對於精神上，也會損傷無餘的！

但我們希望將來的大戰，不會像這樣預測地慘酷；我們希望，化學戰爭，如我們前面所說的一樣，將證明為戰爭中最人道的的方法！

春假前二日寫完。

考書：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Vol. VI Nos.

12-13 inclusive

Fries and West, "Chemical Warfare" Mc.

Graw-Hill Book Co., New York City, 1921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 5 (Chemical

Warfare)

Francis A. & March, Hi story of the World

War

東方問題討論會編輯之定期刊物

新 東 方

宗 旨

討論東方問題 促進民族解放

特 色

1. 東方各民族均有特約通訊員及聯絡員
2. 特約編輯達一百餘人之多另有常務編輯能翻譯十二國文字（現時尚在續聘）
3. 全世界華僑機關及東方各民族革命機關與中國內地各埠各大書局多有代售

價 目

零售每冊大洋二角（專號在外）郵費國內二分國外八分預定全年連郵費國內一元二角
 外大洋三元二角五分預定半年連郵費國內一元六角五分

發 行 處

中 國 北 平 西 單 北 大 街

新 亞 洲 書 局



由杜威與波特的教育哲學談到我們的教學方法

曹漢奇

近世教育家對於現代「填鴨式」的教育已屢有批評。我國無事不落人後，教育又何能獨異！全國大學校中能有一「填鴨式」之教育者已屬鳳毛麟角，至於如何能使教育達到其真正目的，直國人今日所不配談！雖然，未雨綢繆，究深慮遠為南開精神所特重。今得曹君此作，亟為披錄，更望師長同學羣起而論之。

—— 謝者識 ——

教育的主要目的應該是發展與保護「潛伏的天才」。

之上，長者斫頭去足，短者扯而長之。

杜威說：

她的一切設施與活動都應該具有極大的柔性，以便那些青春無邪的公主太子們的小心眼兒盡量地擴張，靈的火猛烈地燃燒。真的智識，必須產之於自由的信念，強迫與壓抑就可做轉制奴隸的繩索而絕對的不能做滋花潤土的膏肥。「我助苗長矣」，苗兒真「長」了麼？「填」鴨可使鴨肥

(A) 學者自覺的需要 不管兒童自覺的需要，但憑教者自己的意旨，這是第一件壞事。要曉得兒童必覺得有什麼缺少，然後有感覺的主動力，否則就是漠然無所動於衷的。

，但是真為鴨子本身謀好處麼？談起現在的教育真是一個奇形的怪物一個——很美麗的姿首裝飾着杜威的波特的明眸皓齒而手裏却拿着黑旋風(李達)的大斧做蒲羅克拉斯的勾當。Procrustes是古時希臘的大盜，他把俘虜放在鐵床

(B) 學者自具的動作和經驗……我們要叫兒童學習，必以他的已具的動作為出發點，然後因勢利導。不然必至於拿兒童當做海綿，可以吸收九分，硬從外面注入。所以真正教授，必須是利用已具能力而加以

指正的。況且智識和技能，不像具體的物件，可以直接傳授於他人。真正的教授，當就已有的積極動作，指引到那發達滋長的一條路上去。教小兒言語必定要等他自已發聲的時候矯正。教書也必定要拿他已有的動作傾向做個基礎，然後再因材施教，否則斷難容受。

(C)可刺激人指引人的情境 還有一件。學校教授上覺得很困難的。就是兒童對於教科，毫無興趣。無興趣是因為無意味來的。……兒童學語。所以興趣濃厚的緣故，因他無學習的知覺。一到讀書的時候，課程死板，就以學習為苦了。所以能教的人，應當誘起學者的興趣，使他做要做的事，萬萬不可強迫他才是。

如此則教師對於兒童之能事，不過給他一個適當的環境或狀況，發展他的本性，完成他自己的動作，注入強迫是不行的。從前的人，或拿教師比做園丁，却是不錯，因為種子固有具於內的活力，受了灌溉，發生起來。學生亦有發生的動力，教師不過從旁指正

就是了。至於成人的教育，教師也祇能給他相當的方法和環境，如利用演講及教科書等，引起他的興味，用效果易見的事情，去激發他有價值的目的，這樣一來，做教師的人，並不是要將他的學問技能炫示出來，使學生都崇拜他尊敬他。實在是帶着協助的性質，和幫理的意思，鼓勵學者發出自動的活力來」。(見杜威教育哲學——商務——八至十頁。)

教學的基本原則是如此，但是我們的現在的教育可真是如此麼？除了 Dictation 與應付考試外，誰曾注意到「鼓勵學生發出自動的活力來。」

波特 (B. H. Bode) 說：「教育問題的關鍵在於生長一個概念。我們最高的教育理想是培養智慧和精神的生長。教育的目的——如果要說他有一個概括的目的——是使教育上有新目的創造之可能。」(見孟憲承譯，教育哲學大意九頁)

他又說：「教育中最重要的分子是教師。正當的教育，自然要有正當的課程。課程的選擇和方法的考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教材終如死物，要等教師去

滅抹了才有生命。如何能使生徒對於一切人生有關係之事物，養成一種虛心探索的精神，一種同情的却又

是批評的興趣？這就是教育的極功，亦即教師的重任了。人說沒有好的看護婦，則請醫生和請宗教治療家，沒甚分別，在教育上而無良教師，卻專靠機械制度，我們也不禁有同感。」（前書二十九——三十頁）

教育家的理論是如此，但是我們現在的教育程序可曾照顧到如此的理論麼？（一）教授把智識移植或注射到學生腦袋裏，（二）學生吞而受之，（三）問時便依樣畫葫蘆答之，（四）A B 到手，（五）畢業文憑。什麼創造，沒試過！思想，沒用過！興趣，什麼叫興趣？A B 不是提倡讀書興趣的美而妙的方法麼？實際的問題，算什麼！日常的經驗算什麼！反正有外國小夥子在他們國裏創造發明，我們老趕都趕不上，還扯什麼「一種虛心探討的精神，一種同情却又

又是批評的興趣」！況且坐在書齋裏，死讀書；好好在課堂上規規矩矩地 Take Notes，上考場用個搬運法兒，把寶貝們搬到卷子上，得了個大 A 大 B，或八十五分點二，九十三分點一，教授喜歡，自己樂，也就够了！這是教育嗎？我懷疑！

是的，不過我總覺得我們的教學精神上生了一點兒很嚴重的毛病。有病的人往往說自己無病，這是人類普遍的弱點，又怎能怪呢？但是在病就醫的也大不乏人，所以對於我們的病還是不必隱匿為是。我們的病是什麼？我以為：教授太注意到「傳授學識」，以 A B 做鈎餌，以 E D 做鞭策；學生太注意到「接受學識」，以得 A B 做用功的代價。結果弄成祇學而不問；祇問 A B 而不問學問。

教授學識之豐厚，講解之熱心，我們無可批評。不過智識能否像具體的東西可以自由傳授，實是一大問題。我以為真的智識，不能由教師授給，而須由學生自動尋求。尋求的方向要根據於他自己的概念，而概念又積蓄之於他自身的活動。所以教育的一切材料和方法都應當立足於「發展負責任的自由活動」上面。教授所能盡力的祇是設法使不良的信念改良，不正確的活動正確。教授所注意的祇是學生之精華創造能力，和啓發這創造能力的方法；至於學生們吞了多少，記了若干，那都是小事，再甘脆一點兒說，假設教育——像現在似的——就止於記憶與硬吞，那麼到不如把活人趕開，把留聲機先生請進大學來，因為他的

記憶力和回答力，比我們強的何止萬倍！

所謂教授法者——（假設你肯虛心照顧到牠的真意義）應該是一種至高的藝術。用到妙處，教授能打動學生的心，麻醉學生的靈魂；學生與教授之間能起共感共鳴；教者絕不至感到對牛彈琴的苦楚，學者自然能覺出心有所得的愉快。但是怎樣才能打動青年們的心？只有發展學生們的創造能力，引起他們的想像力，堅強他們的意志而已。何以然？因為有個性有見地的學生他決不肯盲目地服從別人的意見。他要問，他要挖根，他要討論，他要研究。他有破壞的勇氣，也有創造的天才。你如不令他自由發展而硬逼着他記，迫着他信，他除了得到苦痛，恐怕別無他物。現在的教授們太限於啓發智識而忽略學生應有的懷疑創造的能力了。試想一個人如果沒有創造和建設的能力，則他所吞的智識豈不變成食而不化的糟粕麼？

太弋兒曾說：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於解釋意義，而在於敲打那心的門。（見鄭振鐸編：太弋爾傳，十六頁。）

我以為這位詩人的話很可以用來做批評一切教授的標準。能敲開心的門的是教授，否則祇是「目無光的偶像」。我記得我也聽過教授的講演與偶像的陳述。教授們的材料豐富而純粹，態度諄諄而和悅，語調急徐而有節。聽他講

授如同暑天飲一副清涼劑，有股激心透骨的愉快。因為他的啓示，你不由地要自動地走窺學開始娘的色象。他不是在上課上暈頭暈腦的亂講，而是在班上點察着學生們的門戶。下班後要探詢學生的興趣，志願，目的。就學生的興趣所在，盡量挑他的心，逗他的情——情感與思想很有關係，可參看 Graham Wallas: *The Art of Thought*. Chap. V—Thought and Emotion.——當學者心的門張開的時候，他再供給相當的材料。上段說過教師與學者之間帶着「協助的性質」，「和助理的意思」。所謂「助」或「幫」都是因需要而生。不要助而助者，果是費力不討好，要衣服之助而幫以書籍者也難討被助者的歡心。所以我以為教授們——如果不以我的主張冒犯的話——應該始終抱着一種「教」授的態度——就是引導學生向你求教，向你要指示。因為他不求「教」，則你何從教起；他不需要你傳授，則你將授以何物？所以「求教」「要授」是教學方法的基本。但是在什麼條件之下學生才肯向求教，才有需要？杜威在他的名著「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中會說——

除非遇見了苦惱，躡上了困難，人是不好用思想的。平易的或不費力而成功的生活，是無思想的生活，也是萬事具備的生活。生物之肯用思想者，是因為他的生

活中間生了疑難，遇了阻撓，不能直接地運用他的動作達到目的。再進而言之，即使他遇見了困難，設而他的動作是受着權威的指示與領導，而不出於自動，則他也不肯用思。兵士所遇的困難很多，但是他們不是運用思想的人；因為他們的長官已代他們想過了。現在經濟狀況下之工人之所以不思想者，也是如此。所以我們說：惟有必須運用思想才能得到出路和解決方法的時候，困難才能觸動思想；在外力縛束之下，思想是無從發展。

○J (譯自：John Dewey: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Chap. VI. P.P. 138—139)

怎樣引起學生感困難，怎樣逗學生求解答這都是教授的責任；然而現在有誰會注意到這一點呢？對於教學的問題說了很多，現在再談幾句單獨對於教授的話。假如我們承認教授法是一種藝術，那麼教學的時候，自然不應該像留聲機或鸚鵡似的站在講台上歌喉百轉，而應當是運用全副精力作有生氣的創造。渥雷士 (Wallas) 說：

思想家必須知道如何去利用他那特異的力量 (Effort)，特異的靈敏點時的靈敏 (Particular 'Stroke')。以

便他全身的精神 (Energy) 傾注在他的工作上面。天生的思想家就如同天生的棒球家，拳術家，禁手一樣，他們自己可以體會那特異的靈敏。有的思想家對於這點一點都不曉得；在公共會場之中我曾費了數個鐘頭，聽了數多鬆弛而散漫的演說，他們雖然費了很大的氣力，但是他們却不懂得利用妙訣去刺激他們的精力。結果在與思想無關重要的體之活動上面用了很大力量，而把運用思想必須有的靈敏反到失掉了。(譯自 Graham Wallas: The Art of Thought. Chap. VII Effort & Energy. P.P. 155—156)

試看我們的教授，那位不是在講台上「用了很大的力氣，但是我們不見他有什麼特異的精力和靈敏的表說。」這不能怪他們，因為現在的制度叫他們天天做着有固定鐘點的 Ruin Work 叫他們教授幾班。你想他們還能有自由的機會利用他那特異的靈敏麼？所以我說我們的教學方法不僅殺了學生的興趣，天才，和創造能力，就是教授的也是橫被摧殘。我們如不想改良則已，如想請諸師長同學想想，我們大家一開來想一個辦法。

這篇文字並不是專指一個學校而言，南開固然有許多體得令人贊歎的美德，但是真愛南開的人，真忠於教育的人必不怕再有更大的進步。



南征日記節錄

范士奎

這次由全國運動會歸來，出版社派我寫點東西，我因為趕功課太忙，并且事過境遷，追記非易，無法，只好從我的日記上抄些出來塞責。字句殊嫌了草。無暇修改，一仍其舊。藉以表示當時的情形而已。

士奎

船將近塘沽的時候，忽然「咕嚕嚕」的一聲，陡然間停住。這時我正站在艙裏和同學們談話，大家都向前一倒。我們知道了意外的事了。于是大家跑出來看，乃是船頭觸到土岸上，隔淺了。直費了半個多鐘頭纔退出泥岸，照常行駛。大家不期而同的說：「剛出門就遇這個，真是不吉利。走到海洋裏，還不知道有什麼事呢！」

果然，風勢越來越大。船停在塘沽上煤，我們跑上岸去散散步。啊！好大的風呀！我離開河邊約兩丈多，而浪花濺濕了衣襟。波濤澎湃，令人起舞。我不由的挺起胸來，高唱「渤海之濱」與濤聲相激厲，好不壯哉！于此我想起希臘大演說家德毛斯尼 Demosthenes 在海濱練習演說言

的精神來！

當天(二十三)下午七點多抵大沽口。迎面一望，萬頃茫然，波浪越發地兇起來了。正是下着大霧，就是所想到的三砲台——恥辱的遺蹟，也無從看見，因此停船。

我們住的是房艙，我同周維藩等十個一間(六號)。六位女同學住七號，恰巧是對門，隔壁就可以談話。晚飯後大家聚在一起說說笑笑，非常高興。不但此也，夏圓明帶來胡琴，絃聲一響，有二簧癡的人嗓子發起癢來了。于是沈希詠唱「老丈，不必……」夏唱「聽他言」都很有精采。我因為嗓子尚未復原，唱起來很費勁。海怪的「好一胆大梅鄒知縣」四句，真有老黃三的味兒。他真「怪」舉止言

談，處處着人笑，他說他要到上海第一句話就是「阿拉上海人」，第二句趕緊就說「阿拉弗曉得哪着」，笑的大家捧腹不置。

十點鐘我們都要安排着睡了。我們那間房艙不滿五六方尺的大小，要睡十個人。床鋪上下兩層，一共四個。長五尺餘，寬不滿二尺，但每個床上要睡兩個人。我和小周睡一個床，腿都伸不開。也不能翻身，一夜醒了不知多少次。空氣之壞，就更不必提了。

買辦對於我們總算很客氣，給我們開官艙的飯，四大盤兩大碗，菜燒的不好，并且油也太多，飯也做的太硬。

二十四一早就開船了，浪勢漸大。船搖動起來，既前仰而後合，復左搖而右規。同行的多半暈了，尤以女同學爲甚。但是我很好，唱，跳，鬧個不止。因此女同學們氣的給我起了個綽號，叫 Tiger，取其「捧」也。

海，真是偉大！平常我們在城市所見的祇是一點點的天，地，再加上人事的狹隘，失去了自然的偉大，航行最能闊大人的胸襟，怪不得法故總理克老虎，以一未作過水

手爲遺憾！一個人在海上馳驅，與長風大浪奮鬥慣了，那社會中區區的折磨困難，還算得甚麼？正當着暴風雨拔山倒海的浪頭起來的時候，水手把着舵，握拳瞪目和這種怪物掙扎時，多們雄氣，多們壯烈！我想到此處，在甲板上跳了起來，樂的我不知怎地好了！

在船上遇到一位北大的生物學教員郝先生，大約有三十二三歲，談笑風生，爲人很有趣。他是和幾個瑞士的生物學家往四川，青海這一帶。去考查生物的。

當我們男女同學在甲板上坐着談天的時候，他正走過，向着我說「船是活動的監獄！」……

「真沒法兒，悶的人要死。也不能大痛快一下；密斯特范，我也是下過運動場的人，你看我踢球的樣兒對嗎？」于是他作帶球和搶球姿式。當着許多人，他又跳又跑。他忽然又唱起「可憐的秋香」，「月明之夜」來了。并且是用着小嗓學小孩兒唱的聲音。他又唱「楊延輝坐宮院……」，又講起打鎗的手法來，同時他又說他也會步操。他立刻就開步走，立定，托鎗……」的喊起來。他一點也沒有 Self-Consciousness，完全如同一個天真瀟灑的小孩兒。

他還會打拳呢，於是他的手腳動起來了。他又同我講他和船上的外國人都熟了，他並且頂喜歡旅行時和人家談話。因為談話總可得到相當的利益，他是個鑽在書室中讀書，而同時又很玩世的一個人。他是多們 Romantic 呀！

那位關某是某地陸大的特別班生，曾經作過師長的。這次是奉召回南去效勞。他處世雖然很有經驗，然而究竟還是個粗人，談話之間無形中露出他這一流人的生活真情況來。

「我們同班有二百多人，都是各軍保送的。平常是同學，見面又說又笑。一旦開仗，各歸本軍，立刻成爲敵人了。薪水倒還不錯，在陸大支一份，外在本軍裏還領一份，每月共總有六七百元。但是還不够化，多少總要拉點兒虧空。」

「嗚！你們老爺們真闊呀！」郝先生瞪眼向着他，「我們這個窮教書的，每月能有五六十元錢，過活就不壞了。」

「誰沒點兒應酬呢！這個軍長送點禮，那個司令過壽，那兒不得錢哪！」

「聽說你們那裏考試很鬆嗎？」郝問。

「看怎麼鬆啦！有位先生，把答案早就託人作好，但是帶到講堂上，連抄也不會抄呢！教務長走過來也是白看着。上次我因爲請假沒趕上考，等我回去，把試題和卷子老早送到我的家去了，然而我還懶得作呢！」

我聽後默念：一月六七百元的薪水；如此陸軍大學；如此軍官！又念到陝甘的災民，內亂的屠殺！

船快到煙台，小周和其餘的幾位，都漸漸活動起來。對門幾位女同學談笑的尤其熱鬧。最屬穆女士，這時誰也比不了她。可是在前二小時她暈吐也最厲害。那時他說我頂 Strong 了。但是我說：「You are the Strongest but I am the stronger」因爲她比我還多一着。由船裏運到船上，再由船上運到海裏。吐空了肚子復回到艙內裝滿，如此者往返轉運了兩三次。因此我們也贈她一個綽號叫「轉運（專量）公司」祇是太幸苦了她的肚子和兩條腿。

女同學中，趙竹韻和夏圓明兩人的相也够受了，沈希詠也吐了幾次，孫家瑩嘔吐一回，比較起來劉毓芳算不

錯了，她並未吐過。

在未到煙台之前，正是夜裏，我同穆沈三人在甲板上散步。忽然發現了遠遠有兩個燈光。我們就伏在欄杆上一動也不動的注視着，簡直如 Romona 歌上的兩句：

“Waiting patiently, Waiting just for them” 在這萬

頃茫然，海水共長天一色之際，好容易看見一點東西，真覺得特別高興。慢慢的燈越來越多了，紅的綠的，越看也越清楚。原來是一隻似乎倚泊的輪船。在大海中遇着輪船，就像在風塵中遇見故人一樣，特別快活。不久我們越過那隻船，我們感覺到勝利的快樂。但同時又覺得那隻船有點可憐！

那一個燈光呢，是海中浮着的燈塔，在浪濤中漂泊着，多們孤單！但是牠咬定牙根，在大海洋中，獨立不屈，指示了多少航海人的迷途，我是其中之一人，十二分的感謝牠的賜與！

在海中觀月，的確與在陸地上不同。船到煙台時，眉樣的新月正掛在天空。海面反映着月色，格外鮮明。深黑色的海面，被月光開闢了一條羊腸小道，彎彎曲曲的；又如同一條銀鍊，由極遠的天涯盡處，將月兒一直聯到船頭。我看的呆了，想踏着這條羊腸小道，牽着這條銀鍊，走進月亮。但是忽然被客人的脚步聲驚斷了我的幻想。

海上看日出又是最有趣味的事，一帶遠山，山的蜿蜒輪廓的邊上浮了一層潮霧，由深藍變到淺綠，又加上一些紅紫。忽然山頭上露出黃紅一點，祇是那麽一點；像朱唇一吐；自然睜開了眼睛，深山漸漸的隱不住嬌娘了，越來越出頭，不久整個兒的臉都給我看見了。她腰身還繫了幾道藍色的薄紗。旁邊陪襯了幾片朝露，疏疏稀稀的點綴着，更顯得牠的美麗。早霞是黑紫而深藍，而水紅，而黃而魚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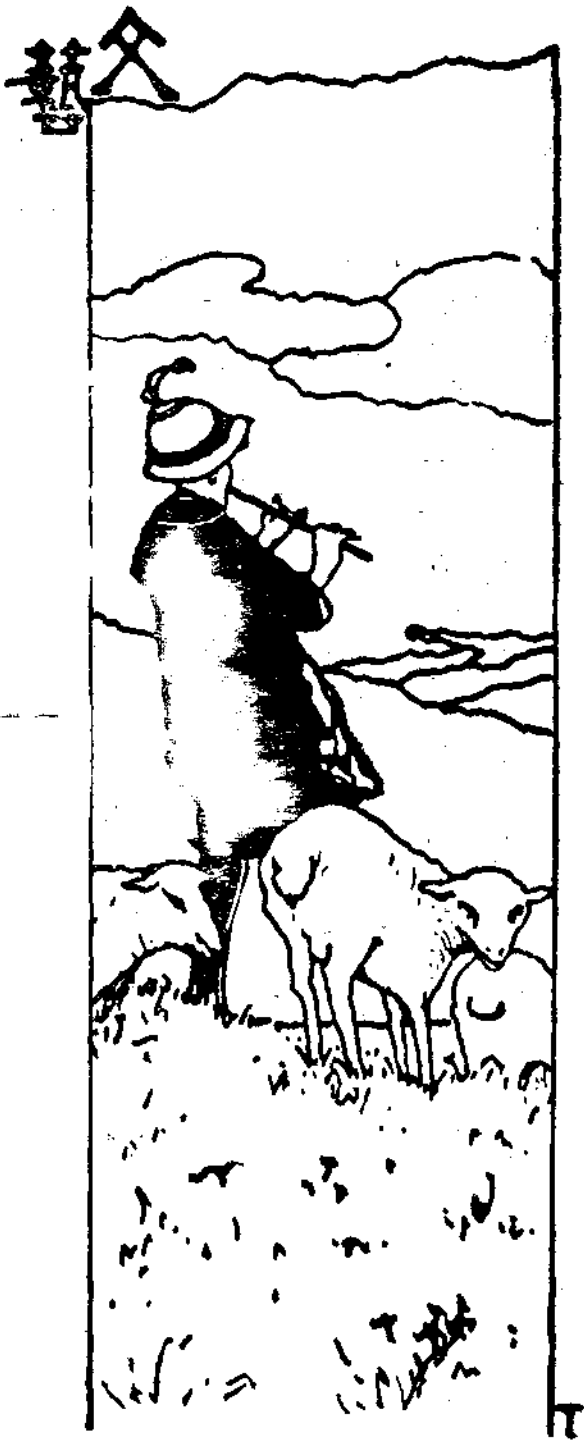
我們坐小划子到煙台市去玩，停船處距碼頭還有里許。每船往返一元二角，我們共分乘三船。

當然我們這樣成羣結隊，而又紅男綠女的，惹起街上行人的注目。上下岸時，都被丘八先生盤問過，我們早已料到，在今日的中國，這是「家常便飯」。

煙台街道頗狹，但很清潔。當地通用上海鈔，而天津錢須要貼水。零用多小銀角子，每角僅合二十六七枚（小銅子）。

在船上的旅客，大家都很親密，互助的精神也較大。惟獨我們走到上層甲板時（僅限於一等客人，我們能够上來走走，已經是客氣而又叨光了），黃毛藍眼的人看到我們，很有不屑與我們為伍的神氣！真氣人！可是我也挺直了胸。走起來也是昂然大步，我看他還怎樣。外國人同他和氣是不中用的，最好甚麼都 Beat 他，那麼他就會看得起我們了！

（待續）



一個誠實的人

人：

孫自彭 某局的局長，三十四歲。

孫黃未青 自彭的第一個太太，二

十七歲。

孫盧亞君 自彭的第二個太太，二

十三歲。

王順 男僕，三十七歲。

時：現代，一個初春的早晨。

地：某大商場。

景：自彭和亞君的新居。

室內的傢俱很簡單，排列得

也漫無秩序，是新從旁處移居過

來的樣子。牆上和天花板的粉，

刷得非常的漂亮，圍牆花邊的顏

色，也配置得十分美麗。可是好

像是因了那新刷的粉末乾的原故

，一切的傢俱都沒有靠牆，只在

那裏浮放着。

靠左前邊放着一張半圓桌，

桌上放着一只女人用的提包，和

一只暖水瓶。桌側零亂的擺着幾

張椅子靠後有一個通外的門，門

開着。後方有一個很大的窗子，

窗門也在開着，窗下有暖氣管子

，用很精緻的木套罩着。窗前有

兩張黑皮的沙發，也放得漫無次

序，沙發上放着幾幅靠墊。沙發旁放着一只小几和一只衣架，架上掛着自彭的大衣和帽子。靠右又有一個獨腳的圓桌，桌上放着還在摺着的檯布和窗簾，預備掛在牆上的幾幅畫片，還有兩筒沒有開蓋的大砲台香烟和一盒火柴。桌旁放着幾隻大提包，一只痰盂，還有兩盆水仙花。靠前又有一門通內，門旁牆根，放着一捲方纔買來的地毯。

開幕時，自彭正在把地上的提包，從桌旁往沙發那邊移動，他的臂力和提包的重量太不相稱，於是他的動作十分的吃力。好不容易把提包放好，就在地上來回的走動着，像是在緩和他因了移動提包太吃力的激烈的喘息。一

會，從暖水瓶裏倒出一點水，慢慢的喝着。又從圓桌上的烟筒裏取出一支香烟，點着了吸着，靠在桌邊上慢慢的吐他口裏的烟。

亞君穿着拖鞋從左門裏緩緩踱出來，方要把門關上。

自彭 (很快的) 喂，不要摸那門！——新上的漆還沒有乾呢！

亞君 (走進來，看看手，又看看身上的衣服。) 從前天下午不就漆上了嗎？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乾！

自彭 你也不想，這兩天的天氣多麼壞，那能乾得這麼快！(不她看)

亞君 聽你，值得這麼大的火嗎？——沒乾就沒乾得了。

自彭 (少停) 倒不是我愛着急。——你看，新刷的牆，新上的漆，一點都沒

有乾，老早的就要搬過來，你瞧這些傢俱也都不得安置，吃飯，睡覺也不得清靜。——其實，在那邊多住兩天，等這邊都安置好了，再搬過來還晚嗎？你老是這樣的性急！

亞君 這也怨不上我呀，說起來，也是爲得你好，那邊的房子不已經到了期了嗎？要再多住幾天，又得多花一個月的房錢，倒不如早些搬過來的好。反正早晚總要這樣的亂一陣子的，搬家本來就是個麻煩的事，怕麻煩還成！

自彭 咳，得啦，我不是也沒埋怨你嗎？……(依舊不看她。)

亞君 亞君瞅一下他，像是很疲倦的樣子，坐在一隻沙發上，

自彭 你喝完了，替我倒一杯水成不成？我累極了，從早晨到現在，

一口水還沒有喝呢。

自彭 (看一看她。) 看你，那沙發上落了一層土，你也不掃掃就坐上了。(

從暖水瓶裏倒了一杯水，遞給她。

亞君 (接過來。) 謝謝你。(喝水。) 自彭

，你累不累？

自彭 我倒不得得累，你老是樓上樓下的瞎跑，也不歇息一會，還會不累嗎？

亞君 你真的不累？——那末就請你把這杯子還放在那裏吧。

自彭接過杯來，放下，坐在

亞君在坐着的沙發的背上。

亞君 (看一看他的手。) 你瞧你摸了什麼了，這麼髒！

自彭 (也看看自己的手。) 方纔我把那幾隻提包放在那邊去了。放在當地，

走來走去的多麼不方便！

亞君 你等一等，回頭讓王順弄不就得了？何必你自己動手呢？

亞彭 樣樣事都得仗着別人，那還成！

少停，自彭走向圓桌，把水

仙花擺弄了一下。

自彭 我不是讓王順坐洋車把水仙單運過來嗎？怎麼還是和傢俱一起搬過的？——你看，碰折了好幾棵！

亞君 (也走過來。) 是王順自己運過來的呀，怎麼會碰折了呢？

自彭 你看……

王順從左門上。

王順 老爺，(自彭轉過頭來。) 這裏有您的一封信。——是快信。

亞君 我們剛搬過來，郵差怎麼就會知道了。

王順 他送到老房子那邊去了，是人家把

他支來的。

王順把信遞過去，自彭拆看，忽呈不安之態。

亞君 誰來的？

自彭 (把信放入袋內。) 是……北京來的

王順 郵差還說等着讓你打個圖章。

自彭 (不耐煩。) 麻煩透了，這裏這樣的亂，往那裏給他找圖章去？

亞君 就在樓上的那個小皮箱裏呢，你隨手使的東西我都替你放在那裏了。

自彭 (走向右門，對王順) 他去告訴他，讓他等一會。

王順 (從左門下，自彭從右下。)

亞君從圓桌上拿起提包，取出梳子，坐在沙發上慢慢的梳髮。

自彭從右入，走向左，開門

自彭

(大聲。) 王順…… (把回條給了他，復入，在地上踱着，像是在想着什麼。)

亞君

到是誰來的信哪？

自彭

是……北京的一個……我的一個二嫂……她給我來信說十四日早車到這裏來。

亞君

十四？不就是今天嗎？這可巧極了。

自彭

她這信從前天就發出來，怎麼今天纔到！——真糟糕！

亞君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你趕快到東站去把她接到我們這裏來得了，早車大概也快到了。我讓他們把東西趕緊的安置安置，我們這裏太亂了。

自彭

……我想先把她接到旅館裏去住，一來因了我們新搬過來，一切都太不方便；二來……

亞君

那……(想了一下。)那末也好，也省得在我們這裏住得不舒服，旅館總較比方便一點。——那末住那個旅館呢？

自彭

那我回頭看事做事得了。

亞君

你把二嫂安置好了，千萬給我來個電話，我下午去看她。

自彭

好吧。……

自彭取大衣和帽子，從左門

出，少停復入，亞君注視着他。

自彭

喂……(少停)——好吧。(復出。)

亞君

(忽然想起了什麼，開門。)喂，自彭，你坐洋車去吧，就手你叫張二把汽車開來，我要到惠記公司去買點東西。

自彭的聲音

好吧。

亞君復入，很安閒的，口裏

哼哼着，從右門下。台上空場片

刺。亞君從右門復入，把鞋已換

好，提着大衣。把大衣放在半圓

桌旁的一隻椅上，取出梳子整一

整髮，又撲了一撲粉。

台後汽車響，王順入。

王順

太太，車開來了。

亞君

好啦，我出去一踏，一會就回來，你把這屋裏稍微的安置一下，把這幾隻提包提到裏邊去，聽見沒有？

王順

是。

亞君提大衣和提包從左門下

，王順隨出。台上空場片刻。王

順復入。先把提包一件一件的從

右門提出去，又把衣架放在左內

牆角，小几放在右牆角，沙發放

在几旁，半圓桌靠了牆，圓桌放

在當地，椅子圍着圓桌擺好，檯

布鋪好，窗簾放入圓桌的抽屜內

。最後他看定了那兩盆水仙，想不出適當的地方擺他。正在猶豫不決之時，台後汽車喇叭及門鈴之聲同時大起，王順趕快放下花盆，從左門跑下。（總上一段動作，約須費時四五分鐘。）

過一會，王順第一個推門進來，隨後亞君扶未青走入。未青穿着樸素的衣服，但十分的講究，袍子的一角已被扯破。亞君把她扶到沙發上坐下，把大衣和提包放下，又把靠墊替她擺好。

亞君（關心的。）太對不住了。沒有碰着那兒嗎？

未青 不要緊，倒沒有被汽車碰着，不過是從車上栽了下來，摔了一下罷了。

亞君 我們這開車的太慌，又碰巧正在街角上，也來不及停開了。

未青 我那個拉車的太不小心，他也沒有看巡警的指揮棍。

亞君（看見了未青的袍子。）喲，把袍也給扯了，回頭讓成衣去收拾一下吧。

未青 沒有關係，好在也是一件舊的衣服。

亞君（忽然想起。）喂，還沒有問您貴姓？

未青 我姓孫，您？……

亞君 這巧極了，我也姓孫。

未青（少停。）我看您有事請治事吧，好我也沒有碰在那兒，不要耽誤了您的事。

亞君 我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因為我們從昨天剛搬到這兒來，一切的傢俱都不齊全，方纔要出去到惠記公司買一些東西，誰想一出門就闖了這麼一個禍？

未青 也沒有什麼關係。……

亞君 您沒有什麼事嗎？

未青 我是從北京來，剛下火車……

亞君 您？……

自彭推門入，帽子在手裏拿着。見未青，一驚，未青也一驚，站起。

未青 自彭！……

自彭 你……

亞君（呆看着他們倆人的神氣。）自彭，你們二位彼此認識嗎？

自彭把大衣和帽子放在沙發上，帶着為難的樣子，又想了一想。

自彭 啊，是……是……（想法遮掩。）

未青（同時。）是的，他……

自彭忽生一計，赶快向未青做一個手勢，阻止她發言。未青莫名其妙，自彭乘機在亞君的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未青似明白不明的跟着怔怔的笑了一下。

亞君（點頭笑着。）啊，趕情就是二嫂，這太巧了。怎麼你到車站去接倒沒有接着，我們却無心中遇着了。

自彭（對未青。）你的信是幾時發的，怎麼今天早晨纔到？

未青我從前天就發出去了。怎麼？

自彭我接你的信，立刻就跑到車站。到了那裏一看，好啊，車已經開來了

半天，人也都下完了。我找你一會沒有找着，想着你也許沒有來，所以我就回來了。——可是，你們兩個人怎麼遇到一起的呢？

亞君咳，糟糕極了，方纔你剛走，我就坐車到惠記公司去了。誰知車走到

七號路第二個十字路口那裏，車剛一轉灣，就碰在一輛洋車上了。幸虧那拉車的還躲得快，只把車輪子撞灣了，把二嫂也從車上栽下來了。（指着未青的衣服。）你看，這不是把衣服也扯破了，虧得還沒把人碰在那裏！

自彭那個拉車的呢？

亞君給他幾個錢，他也沒說什麼就走了。

自彭張二開車太慌了，照這樣子的老闆講還成！

未青倒是也不怨那個開車的，因為——怎麼你下了火車，也不在車站等我一會呢？

未青我下了車，想着你一定比我先到，誰知再也找不着你了，我只好僱洋車到局裏去找你吧……

自彭你從車站到我的局裏，怎麼會走得着七號路呀？

本青我坐上了洋車，只憑他拉着我走，我也不曉得那裏是那裏……

亞君二嫂這是第一次到此地來嗎？

未青對了。——喂，自彭……

自彭（看錶。）咳，我們不要儘顧了談天了，都一點半鐘了。亞君，勞駕你去給預備一點東西吃吧。——多謝，多謝！

亞君（笑着看自彭，好像說怎麼你和我又客氣起來了。）好吧，你們二位先坐一會！

未青千萬可不要太費事，我也不覺怎麼餓。

亞君不要客氣，我們大家都還沒有吃飯呢。——回頭見！

未青回頭見！

亞君從右門出，自彭點着一支烟吸着。

未青 自彭，這位孫太太是誰呀？你怎麼和她這樣的不客氣？你怎樣認識的她？

自彭 (胸有成竹的。) 她麼？(噴出口中的烟。) 他是我的一個舊同事又是我的一個製弟的太太。我這製弟和他的太太的人性都好極了。我除了到局裏去以外，差不多老在他們家裏。以前他們住在二馬路，從昨天纔搬到這兒來。——這不是，她的丈夫的公事又忙，所以他叫我回來帶着他們把家搬到這邊來。……

未青 這也不錯，看你自己在局裏寂寞的，有個談天的地方好得多了。

自彭 ……孫太太倒是想請你暫住他們家裏，可是我老覺得不大合適，想不

動住旅館裏方便。——再說人家剛搬過來，一切事情麻煩極了。雖說是彼此很好，我們頂好還是別打擾人家。……

未青 那當然！

自彭 再說這位孫太太的性情又太……

(自覺矛盾)——當然，孫太太的人性自然是好的，——可是，就是有點怪脾氣。——不過……

未青 (做手勢。) 噓……

亞君從右上。

亞君 飯已經預備好了。自彭，你陪孫太太到後邊吃一點吧。——天氣可真不早了。

自彭 好吧。(對未青。) 我們去吃一點吧！

未青 (對亞君。) 您也一個來吃一飽吧

亞君 不，我停會再吃，這會子忙得還不覺餓呢。

未青 太麻煩您了。

亞君 沒有什麼，二嫂偶然的來到我們這裏，這算得什麼！最好不要客氣。

自彭 (對未青。) 好，我們去吃一點吧

——自彭同未青從右門下。

亞君自己坐在沙發上，像是乏極了似的，歇了一會。又站起來把暖水瓶拿起，搖了一下，覺得裏面水已經沒有了。就按了一下門旁的鈴。

少停，王順從左門上。

王順 太太按鈴嗎？

亞君 你去把糊盤裏的茶壺和茶杯取出來，沏一壺茶來！

王順 是。

亞君 快點啊！

王順是。(從左門下。)

亞君走到後方把窗戶開開，站在窗前向外望着。一會，緩緩的走過來，把自彭的大衣和帽子掛在衣架上。一時在又提着她自己的大衣和提包從右門出去。過一會，又走進來，嘴裏咀嚼着東西，坐在沙發上。

王順從左門入，雙手捧着茶盤，上面放着茶壺和茶杯，放在圓桌上。又倒了一杯茶，然後從左門下。

亞君站起來，喝了一口茶。

自彭從右門入。

亞君，喂，你怎麼這麼一會就吃完了？
自彭 餓得過了時候，也覺不出餓了，所以隨便的吃一點就算了。

亞君 二嫂呢？

自彭 她正在那裏嗽口擦臉呢。

亞君 —— 哎呀，方纔真險極了，那汽車和洋車撞的力量又太猛，……那時候真把我嚇壞了。……

未青入。

亞君 您吃完了？——我們實在是不會招待人，又是新搬過來。什麼事情都是十分的草率。您可不要笑話！

未青 不……不……您太客氣。

亞君 自彭，你陪着二嫂坐一坐吧，我過一會就來！

未青 請便吧，不要客氣了！

亞君下。

未青 這位孫太太的性情不是很溫和的嗎？怎麼你說她有些個怪脾氣呢？

自彭 咳，這說起來也真奇怪，其實她對待人都和氣極了，可是——可是，惟獨就是和她的丈夫合不來。所以

她丈夫就老不回家。你看，這不是連搬家都要我來替他幫忙嗎？……

未青 可是，她們爲了什麼這麼不合適呢？

自彭 這個……這個我也說不清。反正他們在朋友面前非常的好，自己在一個的時候，就老吵架。後來索性就彼此不說話了。

未青 可是，你方纔不是說孫先生和孫太太的性情都很好嗎？怎麼……

自彭 所以這就奇怪了。譬如我，在他們家裏隨便出入，如同在我自己的家裏一樣，他們待我也都不錯。只是，他們兩人，不知爲了什麼，彼此好像仇人一樣，永遠不會和睦。……其實……

自彭 所以，……她最討厭提起她的丈夫，提起來就恨入骨髓。人家要是問

一個誠實的人

她談起她丈夫的好處，她就疑心是人家譏諷她；人家要是談起她丈夫的壞處，她又說是人家慫恿她。（台後電話鈴響。）所以我們平常談話總也不談起她丈夫來，只揀着她高興的說給她聽。所以——你回頭談話可要留點神，不要提起她丈夫來，免得麻煩。

未青 這可太奇怪了。……那有……

自彭 咳嗽了一聲，和未青做了一手個勢。

亞君 從右門入。

自彭 你的電話！

自彭 那裏來的？

亞君 局裏來的。

自彭 看了未青一眼，從右門下。

未青 您這幾天累得不輕吧！

亞君 還好，也不覺累。

未青 局裏怎麼會曉得自彭在這裏呢？

亞君 自彭從局裏出來，差不多都回這裏的。（倒了一杯茶。）您喝一杯茶吧！

未青 不要客氣。——多謝！

自彭 從右門入。

自彭 怎麼這麼巧，局裏下來了一批公事，等着我去簽字。咳，真麻煩透了。

亞君 這立刻就去嗎？

自彭 對了。（提起大衣和帽子。對未青。）你在這裏坐一會吧，我辦完了事立刻就回來。——可是，別忘了方纔我告訴你的話啊！

自彭 從左門出，亞君隨出。

半晌，亞君又微笑入。

亞君 真不湊巧，單在這個時候把他叫了

去了。

未青 他們局裏每天都這麼忙嗎？

亞君 也是有時忙有時不忙。不過忙的時候總是他第一吃累，他又是第一個重要的脚色，辦事又太認真。

未青 真的，自彭的人性最是誠實不過，對人從來不會撒謊。

亞君 對了，人家都說他誠實極了。局裏的人們對他也都非常的信任。……

未青 （偶然忘形。）哦，孫先生也這樣的說嗎？

亞君 （迫切的。）那個孫先生？

未青 （忽然想起。）是……那個……不是……

——幕——



同學的 死

摘

一個不相識者死掉了，又平凡，又爽快，沒有得一點什麼留給活着的人們；只是將人們對於死的，然而未曾意識到過的恐懼引了兵來。但並不妨事，這恐懼不久將仍壓下在活得有趣的人們心情之下。每一個人在一生中，僅祇有一次恐懼，而待到他已經知道了以後，便決不會再恐懼，這便是造物所賜與人們的特殊恩惠。

事情發生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待到我知道了，已經是院子裏放着一具空棺材的時候。在活人，沒有想過的我給誰作這棺材呢？在死人，沒有想過的誰給我作一具棺材呢？這棺材，牠一同腐爛。熱烈地，驕傲地張着大嘴在那裏等候，在牠旁邊，挺然地點着那棺材蓋，又固執，又急躁。

我站在梯的下面向下看，那深的漆黑的洞口裏漸漸地露出六隻腳，最終走下了三個人，櫃檯得彷彿已經是站在我們和他自己所抬的那東西之間。這屍體上下用白布緊緊地包裹着，人只能看見那青黃的，上面粘着幾縷頭髮的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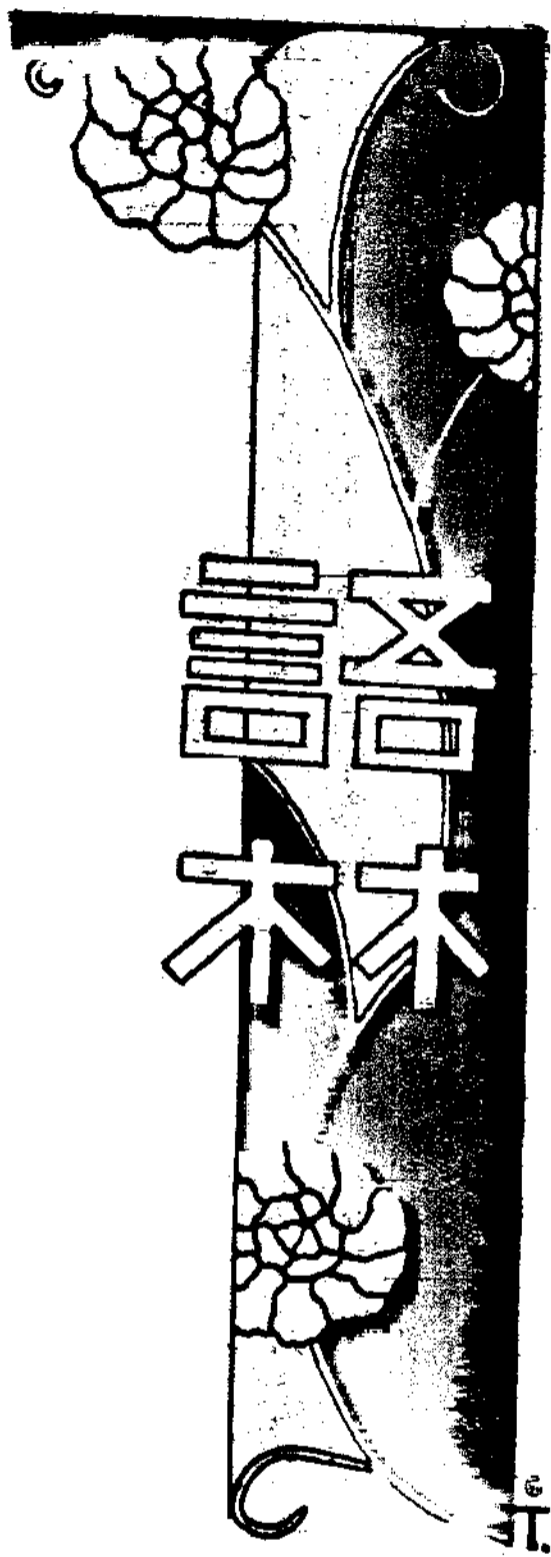
部，這便完全證實了，他已經是不屬於這一個世界裏的人。

一個人死了，他曾經受過，恨過，希望過，懊悔過，但一切全完了，死捲走了這一切，正如深秋的狂風捲走了落葉。

幾個粗手笨腳的人安放了屍體在棺材內，釘上了蓋。我微微地喘一口氣。天上飄着幾片白雲的晴朗的天空，地下鋪滿了三月的溫和的陽光；和諧的輕輕的夢一般。微風吹過搖動了夢，我們看着嚴肅溜上了每一個人的臉。我也在嚴肅中，默默地誠懇地為他祈禱：願他的靈魂隨着三月的和風吹向千里外母親的枕邊。

操場上許多活人正在那裏玩球，他們正在愛着，恨着，希望着，懊悔着，但同時，那滿張了黑色翅膀的死，也正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盤旋，而更用着那穿透一切的眼睛看，那尖銳堅硬的手向下揮！

三月，一九二八年。



有 聊

純 修

中國青年，在現在，大多數都患着「無聊症」。誰都會說着無聊，什麼都沒有聊，吃飯，睡覺，讀書……咳，無聊，無聊。於是乎空虛，煩悶佔據了四圍，彌漫了一切，結果是頹唐。

「聊，」委實是一個值得想想談談的問題，我常常這樣想。人或者要這樣講：「無聊未嘗不是青年人對於人生有進一步認識的表現。」不過，先生，您錯了！現在青年人

的無聊是時疫，是流行病。

中國人自開天闢地以來，便一直無聊到現在：講什麼不為最先，不作最後。一切的一切，都基礎于中庸的原則，喜怒哀樂不形於色者，乃稱得起是火候純青的超人君子。幸而，咱們的祖先大概腦子裏少幾個灣，而一向也很少。有幾個改造時勢的大英雄出現。以故，倒能居之若素地活下去，從不曾犯過什麼無聊病。然而，人類性終竟是人類性，爆發力與壓力常是成正比。到了咱們這一代呵，生命的火花將要開始迸發了！我們都懂得化學上講的 Kindling Temperature。麼？就是這道理。

自從蠻夷狄的觀念消滅，開始有了國間的交往以後，同時，中國人也開始從數千年來製就陳腐而又堅固的傳統因襲的網裏伸出頭來。呵，這急驟的新的接觸，使中國人驚喜以至於迷眩了。這新的空氣，新的世界，新——一句話說，新的生活，激醒了那久被壓抑着以至快快消滅了的生命的力量。

這是醒了，不過這「力」已經太弱，弱到連衝破網子跑出去的勇氣都沒有了。於是乎那新的一切僅僅成爲希望，夢想，終于是并衝跑的事忘却，只是希求着，像是那新的燦爛光明的生活會有朝一日自己鑽進網裏來。期待着，期待着，同時，無聊逐漸地侵襲，逐漸地進攻，於是乎空虛，煩悶佔據了四圍，瀰漫了一切，結果是頹唐。

朋友們，不要再等着「聊」來拜訪你而又嚷着無聊了。生活是完全自己的事。快樂幸福不會從天上飛下來，須得你自己去找，呵，不對，應當說是「造」，造，自己去造。

在活動中方有生命，那也就是說，你要動才覺到你是活着。如果不願意死的話，活着便須要充實，要熱，用你

的所有的力，整個的靈魂，去建樹，裝飾你的環境，生活是自己的事，但又着實不是容易的事，惟其如此，生活才意義，才会有聊。假如真的面包洋錢都從天上掉下來，就根本無須乎活着了。

如果你是真正地活着，你的靈魂清醒着，試靜開你的內在的眼看吧，偌大宇宙什麼都有聊，都在等候着你去發現它們去欣賞它們：清晨醒來，推開窗子望出去，晴朗的蔚藍色天空下，一切都籠罩在寂靜裏，只不時有小鳥微微地啾啾着，像是怕驚醒人們的好夢而不肯大聲地喧叫。陽光正在輕輕地偷偷地爬上屋檐，然而却是枉費心機了，它的影子早已反射在新綠樹頭上或爲金黃閃爍的一片。你看，這不是任你享受的清福麼？偉大的太陽，幽靜的月光，花，樹，小溪，一切一切，都是大自然給你創造好的「聊」。便是有時在路上看見狗打架，不常是也引得你大笑麼？

光明與黑暗，一般地值得讚頌，最該咒咒的，是清楚而又模糊的半陰影。而中國人一向就生活在不明不暗的陰影裏。幽靈般的生活，沒有光，沒有熱，沒有生命，不充實，不澈底，以故才嚷嚷着煩悶無聊，因爲根本就沒有

着。

在急進中，在努力中，在奮鬥中，才会有聊。站在生命戰場的前線上的將士們，絕不會得無聊症。

中國人畢竟是太聰明，什麼事都本着「不勞而獲」的原則進行，胃裏的魚肉沒有消化完的時候，也會感覺到無聊的煩悶。

憑着無聊症的朋友們，你們別再期望着「聊」的降臨了。將你的生命的火燄燃燒起來，用着這熊熊的熱力去溫暖你的生活，充實你的生活，找或造你的「聊」！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日午夜，

給南國的紫蘭

罪 罪

從春風中飄來了你的二頁心聲，我欣悅的向你道謝了

！——想不到別了剛一年的你變得這樣快；本來人事的變遷誰能預料呢！但是我奇怪的是你爲什麼那樣浪漫；雖然你說環境給你的刺激太深了；使你對於一切灰心，而就

這樣的浪漫，甚至於消極！——這是我萬分表同情的；的確，環境有極大的魔力，能消滅人們偉大的志願！但是我們爲什麼不能和牠奮鬥呢？奮鬥——談何容易，我們在經濟沒有獨立前奮鬥是得不到勝利的！順便我要告訴你：我們的西莎同志失蹤了！——你聽了一定很悲痛的，你痛哭一場吧——爲了我們的交情——或許一次的痛哭能給你少許的安慰！當我聽到那驚人的消息，我呆了！我覺得奇怪，奇怪這樣一個天真活潑的女郎輕易的走了。有人語她因失戀而自殺了；我不信，不信我們的西莎這樣樣的爲失戀而自殺；並且我們事前也沒有聽到一些關於她戀愛的故事；雖然她很善於交際，男朋友也有，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所以關於她自殺的事，我是絕對不信，並且我也不敢信她會那樣隨便的去戀愛人的！我想她還在世上，在世界的另一角去我的新生命了。可是呀，我又疑惑了。她爲什麼一些消息都不給我們呢？並且她爲什麼忽然的會失蹤？——我真疑惑呀！我覺得她的環境比我倆安適得多；雖然各人是不是能深切彼此諒解的，可是我相信她一定能滿足她自己物質上的慾望了！——而她現在是這樣的走了，留給我們深的

明媚的春光，站在樹梢頭上向人們微笑。
可愛的微笑呀！祝她永遠印在你的臉上！

小 建 議

東 范

我最嗜好的運動要算是網球了。但是網球場，祇有三個，每天打球的人，又非常的多，以致每次打球總感向隅之歎。清早八點鐘，就須趕緊到體育課恭候開門售票。稍遲一點去，就要買不到票。假若第一點鐘有票，不能及早買票，那麼今天要想打網球，是沒有希望的了。這我想是打網球的同學們。都感受到的。

我們校中，共有三百餘學生。為好算起見，我們就按三百六十人去算。這三百六十人中，除去一半不運動及不打網球的，還有一百八十人。用三隊除，就得每六十人用一個場子，平均四人一組，要有十五組。假若每人每日祇有一小時去運動的罷——按衛生原則，每人每日至少要有兩小時的運動纔對。要有十五小時，纔够分配。一天祇有十二小時，除吃飯洗臉休息之外，也不過只有十小時，所以只有十組，可以運動，而剩下的五組，便無形的犧牲了

。這還是按每天都不上課的計算，若再除去上課的時間，那更不堪言狀了。

從前曾有四個場子，但近來不知因為什麼緣故，將第四場改作女生籃球場了。女生以前並不是沒有籃球場，在那裏空閒着不用，却要來佔網球場，這真使我莫名其妙地。莫非因為我校近來籃球隊，聲譽浩大，便重「籃」輕「網」嗎？不會吧。『百樹村裏面，會有兩個網球場，現在也祇剩了一個。我深望學校，能把這爛廢的場子，修理起來，公開給學生，並將第四場恢復。那麼學生可以有五個場子，比較要好一點。不知學校可也同意嗎？

將百樹村場子，開闢給學生用，師生們在一處打球，好像有點不合適的地方。這是因為沿習相傳，纔有這種困難，其實又有什麼關係。校長不常說師生接觸的機會太少嗎？這也是一個接觸的好機會呀！我想學校，絕不會因這點小事，而不去開闢。

＊ ＊ ＊ ＊ ＊

網球場的前後，都有鐵絲網架，但是兩旁却沒有按股。所以打球稍為斜一點，球便要滾的很遠。尤其是靠思淵堂的一面。有時球竟會滾到南連池及北邊小河裏去。這樣

一求檢球成了正務，打球反成了小事，一小時內，實在打球，不過半點鐘，檢球却廢了大部份的時間。這很容易知道打一下球，不過幾秒鐘，檢一次却要一二分鐘呀。

第一二場與第三四場之間，只有一面鐵絲網架，這固然是一舉兩得，很講經濟。但這個「一舉兩得」在遇見却不老適用。因為這兩組場子的中間，是百樹村去思源堂的必經之路。來往多是教授合女同學們，打球的人，稍一不慎，很容易打着行人。所以不敢盡興的運動，同時行人也常存着戒心。

我想學校整天的蓋樓築路，這幾面小小鐵絲網子，又何必節省，我希望能夠早日作起來。以後天氣漸漸的和暖了，打球的日子正長哩。

麗生園旁邊那間放雜物的房子裏，不是有許多長椅子嗎？在裏面亂七八糟的堆着，多可惜呀！反正放着也是放着，何不搬出幾張來，擺在網球場的兩邊，以為疲乏時休息之用呢？往後夏日炎熱，給女同學們乘涼用，也很好呀。這纔是一舉兩得哩。

夏天在圖書館南邊一排桌上的人，在下午四五點的時

候，大概都感到其熱日光的耀目合眼。太陽的光線太強了，反映的看不清字句，晒得頭昏腦悶，都很不合衛生。況且圖書館本來就很擁擠，若南邊這一排坐位，再不能用，豈不更擁擠了嗎？依我的意思，最好能在南邊的窗子上，都加上窗簾，不用時，可以拉起，用時可以放下。那麼這種弊病，就可以免去了。能否採納，還得學校自己裁決。

一九三〇，四，廿三，于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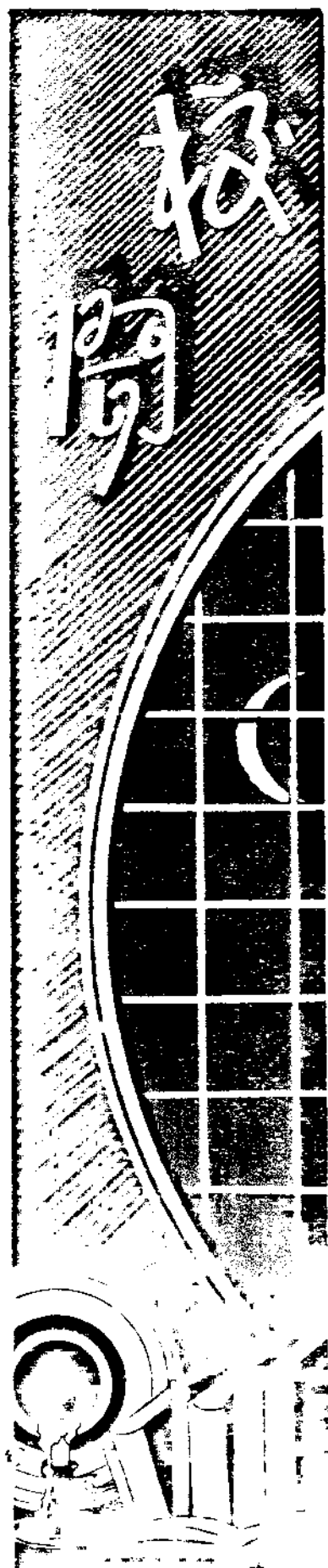
四行儲蓄會

本會經政府批准，以四千萬開辦，儲蓄種類如下：

定期儲金	二十五元起碼，二年期滿，年息七釐，兩年內營業紅利照分，每月一元起碼，二十五個月內營業年息七釐。
分期儲金	紅利照分。
長期儲金	一、二十五元起碼，十年五年兩種，年息七釐，紅利照分，十年者每半年復利一次。
活期儲金	甲種週息四釐，乙種三釐，可分紅利，甲種以百元為限，乙種以五千為限。

代理所

天津及各地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英界中街六十七號、電話經理室南局二七五三號、辦事室南局四十五號、宮北分會宮北大街、北平分會東交民巷滙昌大樓、上海四川路六十八號、虹口分會北四川路四十號、漢口四民街四十五號、本會章程儲蓄須知函索即寄。



職業介紹開始進行

畢業同學不用愁了！

校長以本校畢業同學出校後之成績，頗有進步之勢，雅不願因小故而坐視此輩英雄（英雄在內）無用武之地，遂聘翟毅夫先生，仇乃如先生，傅錫永先生，組織「職業介紹委員會」。由該會於校內調查各畢業同學之職業志願及興趣，再於校外各處，謀此輩之出路。聞該會現已開始工作，想諸畢業同學當可無「幹嗎好？」之憂矣。

章主任返校

本校體育課主任章輯五先生，經全國運動會聘為委員後，即請假隨本津運動選手赴杭與會。旅途跋涉，不勝苦

勞。全國運動會閉幕，因須赴寧參與全國童子軍檢閱大會，未能與各選手一齊返校。現已於本月廿三日返津。並聞即將籌備本校一切運動及體育普及事宜云。

工程師參觀本校

本校自下學期起擬開辦電氣工程學系，並與本市惟一電氣工程事業之電燈電車公司作親密之聯絡，已誌本刊。月之廿四日該公司工程師盧發來校參觀，由校長陪遊各處，極盡賓主之歡。想當有不少之稱讚也。

今年冬天不怕冷 開灤捐煤五百噸

據可靠消息云：開灤礦務公司繼續允捐本校塊煤五百

順。是則來年煤火項下，又可省一大筆，而今冬之「冷」的問題亦即隨之而解決。一俟北寧車輛交涉妥當，大批塊煤即可運津。開庶務課副主任張鑫波先生於廿四日早車赴唐，即係嚮有與此項煤車有關之使命而往。

二「立體」「平面」「齊長」

第一宿舍後土地開展

百樹村旁洋房亦起來

本校素以「漸進永增」聲譽於世，觀之過去歷史良不虛也。自前次本校東南方土地擴張後，近在西北又有類似之開展。第一宿舍後，有一荒地，隔河毗連，計約五畝有餘。原業主為馬姓。現已接洽成熟，將該地讓歸本校，以百餘元為每畝代價。不日即可正式分割云。

不僅「平面」之土地日漸增長，同時地上之「立體」建築亦不約而來。百樹村向為教授住宅及女同學宿舍。近因房屋遺少，不敷住用；故於十六十七號之間及九十號之後增築西式平房四所，以備急需。聞現已由建築課辦理測量繪圖招工定料等事，想不久即可開工起蓋矣。

又秀山堂北之舊荷花池，亦因本校土地道少，水地道多，開始運土墊平。以備不時之需。

二中國建築藝術之進化

——羅允之先生演講——

四月廿三日晚七時半，讀書團假圖書館木齋讀書室，請本校教授羅允之先生講「中國建築藝術之進化」。羅先生在一點半鐘間，從中國初民巢居穴居幕居時代講至現在。旁徵博引，頭頭是道；逸趣橫生，滿座歎服。此次因地方較小，僅容三十餘人，後至者咸抱向隅之感。茲聞讀書團已得羅先生應允，下次假思源堂二一一號大講堂講「北平之歷史」，想必大有精彩也。

二組織廣告委員會

——本社之新政——

本刊費用浩繁而收入有限，學校亦以經費關係，補助難力。年來節流之術已窮，而開源之方未盡，因有廣告委員會之組織，以便招攬廣告，藉代將伯之呼。此會已於上星期三（二十三日）開成立會於秀山堂文科學會，出席者十

餘人，並舉定張鑫波先生為委員長，嚴仁統君為副委員長，分別主持一切。當日並議定招攬方式多項，極為週詳。會畢在秀山堂一〇一聚餐，八時始散云。

二鐘 亭二

——將建於思源堂西南隅——

八里台村留海寺之大鐘經市政府訓令縣政府撥歸本校保存，曾誌本刊。茲聞學校與縣政府接洽結果，不久即可運校。保存方法，業經基泰公司設計於思源堂西南隅建一鐘亭，八角形，純粹中國式，覆以琉璃瓦，美麗無比；襯以西式高樓，堪稱東西文化之構通矣。

二「吾道不孤矣」二

黃肇年先生之月琴，久已著名吾校矣。然黃先生所擅長者，奚止月琴？中外樂器，古今琴弦，一經其手，無不成音，且有「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之本領。○（編者按截至今夜止，尙未聞黃先生「皮吃」之聲；來稿以此形容，未免冤枉！）本校女同學數人，慕黃先生之才，聯組織小小音樂會，研究各種中國樂器，請黃先生任指

導。此會現已成立，每週練習兩次於秀山堂一〇八。從此八里台中，「弦」誦」之聲俱備矣。

二小姐要變成太太二

——請為七姐預賀——

第七次畢業同學王端馴女士，自與張子丹博士定婚以來，愛情日見漸濃厚。日必相晤，週必同食；電影場中，中原酒樓，雙雙携手，人人稱羨！聞近因事實上之需要，將於最近的將來舉行結婚禮於女中部禮堂，証婚人當然為「福壽兩全」之張校長。又聞王女士與張博士計議屆時擬約請大學部全體師生前往觀禮，惟為儉省請帖印刷費起見，將在本刊登廣告一全頁，以代請帖。本刊經理部主任已在起首計畫廣告式樣，並將六扣收費，以示優待云。

二百樹村喜音預報二

——又將聞呱呱之聲矣——

據報百樹村中近有太太三位，均將於最近期中，有新結晶品產生。三位中有兩位係去年暑假後始結婚者，屈指計之，為期不過僅及十月；成績之優美如此，殊令人驚

。馬爾沙氏 Mathus 君在世，當必捻髭微笑曰：「你看我說的怎麼樣？」

二將有新組織發生二

——招待來賓——

本校近以上海交通大學及美國 Pomona 大學同學將先後來津參觀，借住本校，特由黃子堅主任約集各科學會執行委員，討論屆時招待辦法。聞將由各科學分舉數人，合組一招待委員會，以便屆時稍盡地主之誼云。

二紫禁城之活神仙二

——可不吃，可不穿，也可不睡！——

紫禁城近有所謂活神仙者，同籍理科，均屬女性，生活神妙，迥異常人。據聞其異人之處在一為可吃可不吃，一為可穿可不穿（注意：這裏不作裸體解釋！），一為可睡可不睡。前者一日不食不覺飢，三日不食不覺餓，七日不食不覺疾。中者嚴冬單衣不覺冷，短衣短裙不覺寒，一絲不掛可不行。後者數日不眠而精神如常，失眠經月而面色不改。聞三女士將有所團結，於衣食住問題加以研究，

期達到「取消衣食住」之目的云。

我校選手代表赴杭逸事

我校赴杭男女選手代表，已於本月十九日返校，關於彼等消息，各報及本刊雖已均有詳載，但不無遺漏之處，因是記者特造訪各選手，探詢彼等旅途中之逸事。雖屬明日黃花亦可聊博讀者一笑也。



女子籃球選手穆女士等五人，當起身赴杭時，曾擬就規則五條，「不準表演惡習」，即其中之一也。及船抵烟台，孫家穆女士自夢中醒來，放聲大哭，同行者乃爭斥孫女士不當表演惡習，並加以「首開紀錄」之罪名。選手到杭，穆祥淑女士為天津女子籃球隊事，奔走於侯格荷與余淑翠兩幹事之間。奈兩位幹事皆不肯負責，「徒勞無功」，穆女士乃仰天大哭，於是紀錄再開。當天據隊與上海隊比賽時，沈希詠女士因建功心切，奮力應戰；惟不及數分，即被罰出場。沈女士悲極而泣，嗚咽不能成聲，以致數日之久，未進一餐，後經各選手竭力勸慰始愈。

男 抽 羅
代 漢 表
鏡 堂

棒球選手，到杭較早，故遊覽之機會亦較多。某日，棒球隊選手全體，漫遊西湖。舉凡岳墳，靈隱寺，三潭印月等諸名蹟，遊歷殆遍。當彼等至羅漢堂時，曾焚香叩首；並向籤筒中抽籤一支，詳視其文，則為「洪福齊天，修大雄寶殿」。諸選手以為籤語甚吉，錦標必可到手，於是喜氣滿面，叩頭者再。

創 新
造 名
辭

本市赴杭者之食量，以侯洛荷先生為最大；但侯先生吃飯之多寡，常與風浪之大小成反比例：風浪大，則吃飯少；風浪小，則吃飯多。於是同行者咸稱侯先生為「風雨表」，蓋以其吃飯之多寡，即可測知風浪之大小也。同時，周維蕃君當天晴時，即在甲板上跳躍；風來，則隱身匿影，於是同行者咸呼之曰 Barometer。運動比賽舉行時，凡被刷者，即喊「我畢業了」，故「畢業」之聲，不絕於耳。

侯 先 生
氣 生

侯洛荷先生乃津市幹事，故一切事務，皆由其掌理。當輪船開往上海時，選手某君向侯先生索手紙，侯先生不給；並以「剛才已經發過了」為辭。某君聞言大怒，

欲與侯先生拼命，後經衆人勸解始罷。中學部顧君為發車鏡，頗不滿意於侯先生，說：「侯先生，你措我的油。」侯先生聞言暴跳不止，大聲呼曰：「措油，豈有此理？我措措你的油。」後經同學多人調解，顧君始去；而侯先生口內則仍呼「措油」，「措油」，「我措油」不止。此外關於侯先生之事尚多，恕記者不能悉錄。

發 奮 忘 食

當第一批選手出發時，與北平選手同船。周齊女士因曾肄業我校，故對於我校友選手極形親近；而中學部同學梅君亦竭力向周女士表示好感。某日清晨，梅君又從其臥室走向周女士所居之艙口，因不敢入內，遂在艙門之左右徘徊，欲待周女士出門時，向前接談。不意斯日周女士伏處艙內，不願外出；而梅君又感於「一時不見，如三秋兮」，故留戀於艙口而不忍去。直至下午兩點，梅君始見周女士至，一時猶如久旱逢甘雨，急向前與周女士談。惟此時忽覺腹中饑饉，遂相偕赴大餐間同食。

樂 而 驚 夢

某君放浪不羈，舉動滑稽，在運動場上得見東特選手孫桂雲女士，即驚若天人，於是特挽友為其介紹。但相識後，未待數日，即起身返津，某君懊喪異常，不進飲

食。某夜，同行者睡覺正濃之時，突被怪聲驚醒，只聞：「密士孫，密士孫，你來吧，我這裏正等着你呢！」之聲，連續不絕。未既，怪聲止住，衆人在電光之下，見某君面呈笑容，如有喜事臨身者然。此時忽有某君贈以一拳，某君說：「不要鬧，孫桂雲來了。」衆人聞聲，大笑不止。

建築桂雲亭
江爺心動

此次東特選手孫桂雲女士在運動場中，可謂出盡風頭。據江爺言：孫女士在運動場中，不僅運動員等表示羨慕；即裁判員等亦竭力偏袒。又有許多裁判員

建議在西子湖畔，爲孫女士建築一紀念亭，名之桂雲亭。江爺聞此建議，不禁心動，欲以十二磅之鐵球自殺，希望同行者爲之在西子湖畔建一石碑，題曰「壯士江樵之墓」，以冀得與桂亭相映輝。

開水壺
領事燒

選手回津時，聞幹事余淑琴女士已與本校數學教員申又振先生訂婚，羣與余女士大開玩笑。余女士無奈，乃請侯先生爲之向同學勸說。侯先生得令，遂戒

同學勿再擾擾。同學被訓，咸懷恨在心，欲圖報復。以開

水壺置於侯先生足下，又用某種方法引誘侯先生立起前行。侯先生一脚踏去，突將水壺踢倒，於是水壺嘩啦啦作響，水流不止。同學乃反斥侯先生曰：「不要攪，討厭！」侯先生此時知被戲，遂面紅耳赤，默然而退。

簡報

黃子堅主任及黃太太於上星期五晚共請本校四年級全體同學於百樹村十五號私宅茶話。聞此後將按序約請三、二、一年級同學，惟地點尙未定。

校長於上星期六下午約本校大學部四年級，男女中高三全體同學作春郊之遊於八里台，並備豐富茶點於秀山堂二一〇，遊者樂之。

據「聖人」語記者，上期所載「見人伸小手」一節，事實雖符而得璋者實註冊課員王植庚先生，要領者更非「小聖人」云。

女 同學中近有打倒眼鏡大運動。
某 君竊取某女士戒指一枚，對外則云某女士所贈，

自前星期起，每晚九時後思源堂後，蓮花池傍，常有對對成雙之散步者。

中學部消息

「燴 烤」

年來中學部常有各年級會考之舉。會考分數佔一學期五分之一，以故考期在選時，多有憂形於色者。考期一過，被考者「形容憔悴」而黃肌瘦，故有「燴烤」之名焉。本學期會考日期，均在四月下旬至六月上旬，考試學科初一與初二考國文，英文，算術。初三與高一有英文算術。日來在黎明時，已聞開車之聲及「磨槍」之音矣。

學藝比賽

其名稱及日期現已公佈計：

- 1 高級及初級論文比賽定於五月九日。
- 2 高二高三及初三高一讀書比賽定於五月二十日。應讀之書，已定高二高三鶴見佑輔之思想山水人物。初三高一朱光潛之給青年十二封信。
- 3 高二高三英作文比賽定於五月二十日。
- 4 英文背誦比賽高一定於五月十四日。初三五月十五

日。

- 5 算學比賽高二及高三五月十六日。高一及初二及初一五月六日。
- 6 時事比賽現定廿三日。
- 7 國語演說比賽高級現定六月三日。初級六月四日。

到野外去

在北國的現在，正所謂「春光明媚」之期，學校有鑒於此，故對野外之運動，極力提倡，藉以增長見識，欣賞自然。現由訓練課請各班輔導員領導學生作郊外之遊，按定五月十日前後舉辦完畢。車馬等費，以「低廉」為原則云。

(鳴)

校友會近訊

天津分會新選主席

校友會天津分會主席馬千里先生逝世，已誌本刊。繼任人選當由常務書記分函各執行委員，書面投票改選。茲已竣事，聞子亭先生以最多數當選云。(記者按閱先生即正在建築中之範孫樓之設計工程師，熱心母校，不減當年；今膺斯職，可慶得人。)

上海分會改選職員

本社昨接上海校友分會函云：「……本分會於月之十三日假上海爵祿飯店舉行全體校友春宴，並選舉本分會第二屆執行委員，結果如次：—

當選者十五人

鄭玉聲 鄭通和 鄭汝銓 魏文翰 魏文林 魏璣光

方培壽 馬師亮 柳宗文 曲發樹 遜明 錢且

華 周叔綱 章方叙 梁麟閣

候補執行委員五人

李光炯 陳彬和 毛學志 陳淑箴 吳興業

常務委員七人

鄭通和(主席) 鄭玉聲(會計) 魏文翰 方培壽 遜

明 柳宗文(文書) 章方叙

特此奉聞，諸希鑒察！—

訊處通

小武門陸家橋上海中學校 鄭通和君
四川路工商銀行 鄭君玉聲 柳宗文君

總會執行委員，曾任本校會計教授之

陳裕祺先生，於月之二十日在北平假福

壽堂與吳君曼女士行結婚禮。陳先生現

總會執委
當新姑爺

任河北省銀行副經理兼清華大學教授，日來正度蜜月於清華園中云。

倭子去滬
購置嫁粧

申君都文行勝(成人)，本刊已屢載之。茲聞佳期已定五月中旬，申君特於上週告假一星期，親身赴滬為其愛人趙秀

英女士購置嫁粧。新郎替新娘買嫁粧，亦可謂空前之愛矣。

清華週刊

第三十三卷 第四期 目錄

封面

錢稻孫先生繪圖案
楊昭僕先生題字

「三一」運動與朝鮮革命 芷 巷

去年日本勞働運動之回顧 內藤義弘

一九三〇年的國際政治 李景清

中國內水路航行權 馬場敏太郎著
潘如海譯

金妹的丈夫(獨幕劇) 羅念生

給彥生 羅念生

過故人墓 王桐齡

弔江東園梅花 王桐齡

弔荒山櫻花 王桐齡

春 那

哀 歌(時聞郭沫若先生死耗)

新 聞

清華科學社講演稿



本 社 顧 問

張平羣先生	張忠絨先生
余協中先生	翟毅夫先生
瞿兌之先生	趙鑑唐先生
唐伯原先生	何醉帘先生
姜立夫先生	邱宗岳先生
關健南先生	黃肇年先生
劉澤民先生	黃子堅先生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 位	全 版	半 版
底頁外面	二十元	十二元
正文前後	十元	六元
		四元
		四分之

本期零售伍分

本 社 職 員

社 長 樂 永 慶
秘 書 王 之 杰

編 輯 部

主 任 王 維 華

言 論 組

李 濤(組長) 李 銳

阮冠世

學 術 組

胡 鎔 胡篤志 范士奎

曹漢奇

文 藝 組

陳 鵷(組長) 吳大任

周長寧

雜 俎 組

陳省身 高殿森 張相曾

衛寶瑛

校 閱 組

衛寶怡

學學洪

文 藝 組

萬家寶(組長) 梁家椿

張 羽 賈問津 劉毓芳

雜 俎 組

曾用修(組長) 王純修

江 楨

校 閱 組

谷源田 曾憲雄 端木新民

王 之 杰

校 閱 組

樂永慶(組長) 張英元

胡 筠 吟

校 閱 組

王達新 史振華 曲有誠

胡 筠 吟

經 理 部

主 任 張 志 剛

發 行 組

馮做鑫(組長) 王守媛

王 新 華

會 計 組

董文煥

王 新 華

廣 告 組

穆祥淑(組長) 楊毓榮

楊 毓 榮

廣 告 組

張志剛(組長) 卞學鈞

卞 學 鈞

要投考
要明瞭
南開大學的不能不看

南開 大學嚮導

定五月中旬出版

內 容

十一年來之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之使命
文學院之現在及其將來
理學院之現在及其將來
商學院之現在及其將來
十一年來之南開體育
南開大學之物質環境
投考南開大學之經驗
南開大學之課外活動
民國十七十八兩年入學試題
目未載 附銅版二十頁

發行處天津南開學出版社
定價每本二角 郵費加一